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老師：張莉萍博士



漢語人稱指稱回指使用分析—以韓英學習者為例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Personal Anaphora by
Korean and English Learners

研究生：陳昱靜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謝辭

時光飛逝，想當年和朋友一起來政大面試，我們從山下爬到山上，爬得滿頭大汗，很是狼狽，到所辦報到時，幼群助教給了我們衛生紙擦汗，笑著介紹了校內巴士搭乘的方法，還親切地安撫我們待會面試別緊張，這些種種都還歷歷在目，一轉眼，我的碩士論文已完成，即將畢業了。

這本論文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首先，感謝指導教授，張莉萍老師。謝謝老師提供研究的語料文本，並在百忙之中抽空回答我的問題、閱讀我的論文，老師總是能有條理地點出我的問題，並指引我寫作的論述方向，在遇到挫折時，老師總是會鼓勵我，告訴我不要急，那溫柔堅定的語氣，給了我十足的安全感，讓我有勇氣克服問題，我會把老師教我的，永遠放在心裡，以老師為榜樣，繼續努力。感謝蕭惠貞老師和鍾曉芳老師，能邀請到兩位老師擔任論文口試委員是我的榮幸，兩位老師給予了我許多寶貴的意見，都讓這本論文得以更加完整。我還想特別感謝幼群助教，學程的行政事務繁忙、辛苦，但助教總是會為我們學生著想，適時地伸出手來幫助我們，是我們最敬愛的靠山。另外，也要感謝我在研究所交到的兩位好友，簡汎霓和王莉婷。我們會不時地互相提出研究或教學上的問題一起討論，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在研究所與你們相遇、一起成長，謝謝你們總是能包容我的不足，給我最真誠的建議，不論喜、怒、哀、樂，總是陪伴著我一起走過。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謝謝我的父母，雖然嘴上總是會嘮叨我的不是、透露出他們的擔憂，但仍然會選擇相信我、支持我所做的任何決定，讓我能夠自由、任性地出去闖一闖、做我有興趣的事情，因為我心裡清楚知道，就算在外面受了傷，我也有最溫暖的避風港可以回。需要感謝的人實在是太多了，成長過程中教過我的每位師長們、寫作期間督促、陪伴我的家人、朋友們，在此就不一一言謝了，希望讀到這篇謝辭的你/您，能知道我對你/您的感謝。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韓籍學習者在篇章中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並以英語為母語學習者的語料作為參照，從語言類型與第二語言習得的角度出發，分析母語和漢語一樣都是完全代詞脫落語言的韓籍學習者，以及母語和漢語不同，為非代詞脫落語言的英語為母語學習者，指稱銜接是否如對比分析假設所預設的受母語影響，或是如標記理論所示，第二語言習得不一定受母語遷移影響。

研究採用語料庫為本的方法，語料來源為 TOCFL 學習者語料庫中的 B1（中級）和 B2（中高級）的書信體文本，韓語為母語的學習者語料共有 173 篇（63847 詞），與之參照的英語為母語學習者語料共有 60 篇（25620 詞）。語料標記與分析的標準，是從前人的相關研究中梳理出漢語回指形式選用的制約原則，並按肖奚強（2001）將學習者違反制約原則的語料分為三大類和六小類：代詞多用「名詞回指誤為代詞回指」、「零代詞誤為代詞回指」，零代詞多用「名詞回指誤為零代詞」、「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以及名詞多用「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

研究結果顯示：第一，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學習者一樣，都有零代詞使用不足的問題，不過這個現象會隨程度提升而減緩，而 B2 程度的韓語組零代詞用得明顯比英語組多，因此根據心理標記理論，我們推測在 B1 韓籍學習者的認知心理中，韓語的零代詞可能是相對有標的，因此不容易將母語規則遷移至目標語中。第二，兩組學習者的偏誤率都是以代詞多用為首，不過此類偏誤，會隨程度提升而減少，符合我們的預期，反之，零代詞多用和名詞多用的偏誤，則呈現隨程度提升偏誤率卻不減反增的趨勢，從學習者的兩個主要偏誤類型分別是「零代詞誤為代詞回指」和「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我們認為漢語代詞和零代詞用與不用的複雜性對學習者而言是學習難點，而從英語組的名詞多用偏誤率比韓語組高，且 B2 的偏誤比 B1 多這兩點來看，我們推論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需要更多時間才能習得名詞回指。第三，在韓語中指稱對象位階較高者，基於禮貌原則，通常會避免以代詞回指，多用名詞或零代詞回指。不過

韓籍學習者對於指稱位階為高階的人物，回指選用和英語為母語學習者一樣，在 B1 程度時，多以代詞和名詞回指，不過韓語組通常以代詞「您」回指，英語組則多以「你」回指，此外韓語組只在指稱對象為高階時，零代詞的比例明顯比英語組的高，似乎學習者的回指形式選用也受母語的語用遷移的影響。

關鍵詞：篇章回指、指稱銜接、零代詞、學習者語料庫、第二語言習得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discussed the selection of Chinese personal anaphora by L1 Korean speakers, and L1 English speakers as control.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assumes that L2 acquisition will be affected by mother language, while the Markedness theory states that learner's mother language may not necessarily transfer to L2.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native Korean speakers will be affected by positive transfer and acquire the rule of Chinese pro-drop easier tha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We assume that will be the case, because Korean and Chinese are both pro-drop languages.

The data analyzed i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OCFL learner corpus. We examined the texts of learners whose Chinese level is B1 and B2 in CEFR. In the corpus, there are 173 texts (63947 words) of L1 Korean speaker, and we selected 60 texts (25620 words) of L1 English speaker to compare with. We have developed standards for corpus marking and analysis from previous studies of Chinese anaphora, and we divided learner's error types into pronominal anaphora, zero anaphora and nominal anaphora.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First, both L1 Korean and English speaker have the problem of missing zero anaphora, but the error frequency decreases as their level increases, and B2 Korean speaker used more zero anaphora than English speakers. Korean zero pronouns at the B2 level are obviously used more than the English pronoun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markedness, we infer that Since zero anaphora is marked in Korean, unlike Chinese, for native speakers, it's not as easy to acquire Chinese zero anaphora for Korean speakers.

Second, both L1 Korean and English speakers make the most errors in overused pronominal anaphora. However, as we expected, the error frequency decreases as their level increases. On the contrary, the error of overused zero anaphora and nominal

anaphora does not decrease as their level increases. We conclude that the complexity of the Chinese anaphora is not easy to acquire. In addition, we found that L1 English speakers make more errors of overused nominal anaphora than L1 Korean speakers, and with English speakers there are more errors at B2 than B1 level. Therefore, we think L1 English speakers need more time to acquire nominal anaphora.

Third, in Korean, based on politeness principle, pronominal anaphora is rarely used to refer to elders or respected people, and nominal or zero anaphora are usually used. However, L1 Korean and English speakers often use nominal and pronominal anaphora as honorific at B1. But Korean usually used pronoun “nín” which is the honorific second-person pronoun in Chinese, and English speakers usually used the informal one “nǐ” instead. Furthermore, Korean used more zero anaphora than English speakers as honorific, so we think L1 pragmatics also affect L2 acquisition.

Keywords: Anaphora, Cohesion, Zero pronoun, Learner corpus, L2 acquisition

目錄

謝辭.....	i
摘要.....	ii
Abstract.....	iv
目錄.....	vi
表目錄.....	viii
圖目錄.....	ix
第一章 緒論.....	1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1.2 研究問題.....	3
1.3 名詞釋義.....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
2.1 第二語言習得與中介語相關研究理論.....	6
2.1.1 對比分析假設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6
2.1.2 偏誤分析 (Error Analysis)	8
2.1.3 中介語理論 (Interlanguage)	8
2.1.4 標記理論 (Markedness theory)	9
2.1.5 小結	11
2.2 人稱指稱回指研究.....	12
2.2.1 漢語人稱指稱回指相關研究	12
2.2.2 漢、韓、英人稱指稱回指對比研究	18
2.3 人稱指稱回指之中介語相關研究.....	24
2.3.1 一般華語學習者的中介語研究	24
2.3.2 非代詞脫落語言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中介語研究	26
2.3.3 母語為代詞脫落語言的華語學習者中介語研究	2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2
3.1 學習者語料庫.....	32

3.2 語料標記.....	34
3.2.1 回指形式選用的制約條件.....	34
3.2.2 指稱回指使用情況分類.....	34
3.2.3 語料分析與編碼方式.....	35
3.3 語料分析工具.....	42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48
4.1 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	48
4.1.1 第一人稱.....	49
4.1.2 第二人稱.....	53
4.1.3 第三人稱.....	54
4.2 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之偏誤分析.....	56
4.2.1 代詞多用.....	58
4.2.2 零代詞多用.....	60
4.2.3 名詞多用.....	62
4.3 指稱對象對回指形式選用的影響.....	64
4.3.1 指稱對象高階.....	64
4.3.2 指稱對象中階.....	68
4.4 小結.....	71
第五章 結論.....	74
5.1 研究總結.....	74
5.2 教學建議.....	75
5.3 研究限制與建議.....	79
參考文獻.....	81

表目錄

表 2-1	漢語篇章回指分類表	15
表 2-2	韓語的第二、三人稱指稱	21
表 3-1	書信體文本的寫作任務	33
表 3-2	人稱指稱使用情況編碼	36
表 3-3	回指形式編碼、分類與制約原則	42
表 4-1	韓語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次數	48
表 4-2	英語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次數	49
表 4-3	韓、英、漢語組第一人稱回指形式使用	50
表 4-4	韓、英、漢語組第三人稱回指形式使用	55
表 4-5	韓語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偏誤率	57
表 4-6	英語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偏誤率	57
表 4-7	指稱對象高階的回指形式選用比例	64
表 4-8	指稱對象中階的回指形式選用比例	68
表 5-1	零代詞的使用機制	75

圖目錄

圖 3-1	語料標記軟體介面	43
圖 3-2	CORPRO 介面：更正斷詞列表與停用詞	44
圖 3-3	CORPRO 介面：詞頻列表與同類詞	45
圖 3-4	CORPRO 介面：編輯詮釋資料欄位	45
圖 3-5	CORPRO 介面：文本內容與詞語趨勢	46
圖 3-6	CORPRO 介面：詞語顯著性	46
圖 3-7	語料分析流程	47
圖 4-1	第一人稱回指形式的詞頻	50
圖 4-2	第二人稱回指形式的詞頻	53
圖 4-3	第三人稱回指形式的詞頻	55
圖 4-4	不同位階的指稱對象零代詞選用比例	67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漢語為主題顯著的語言，又屬完全代詞脫落的語言¹，因此指稱人、事、物時，只要不影響文意理解主語和賓語都可以省略。指稱為篇章中最常見的回指銜接手段，其中人稱指稱有名詞、代詞和零代詞三種形式。在華語教學中，人稱指稱的使用鮮少被教材列為語法點，因為以詞彙教學的角度來看，世界上多數語言都有類似的人稱指稱詞，且這些人稱指稱詞的意思並不難理解，故學習者在造小句時不常有偏誤，然而，從學習者的作文中，就能看出人稱指稱的使用，對學習者而言為篇章層面的學習難點：

- (1) 我叫徐○○。我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我家有三個人。媽媽，哥哥，還有我。我媽媽 56 歲，媽媽是小學老師。哥哥 28 歲。他是公司職員。
- (2) 我假期的時候，到處去國內旅行。∅ 在家的時候，學習中文單詞和資格證，還看書。最近 ∅ 讀的書是關於戀愛的書，所以我也想戀愛。整個放假的期間，∅ 心裡一直很舒服，所以真幸福。下個假期的時候，我要打工。

(1)(2) 皆擷取自中級韓籍學習者的作文，(1) 文中的每個小句都合語法，但各個合語法的小句結合成篇章時，因為漢語屬完全代詞脫落語言的特性，在文中指稱明確情況下，該用零代詞未用，讀起來冗贅不連貫；(1) 為零代詞使用不足，(2) 卻因為過度使用零代詞，回指距離長，難以照應到先行

¹ 語言根據代詞脫落參數分為「代詞脫落語言」和「非代詞脫落語言」。英、德、法語屬「非代詞脫落語言」；只能省略主語不能省略賓語為「部分代詞脫落語言」例如：西班牙、義大利語；可同時省略主語和賓語為「完全代詞脫落語言」例如：漢語、日語。陳俊光（2011：240-242）

詞，導致話題鏈間銜接不連貫。文中的人稱指稱詞皆為初級詞彙，但對中級學習者而言，人稱指稱的三種形式，如何適當地運用於篇章中，仍是難以掌握的。

章欣（2008）對比華語學習者與漢語母語者的篇章銜接使用手段，指出不論學習者或母語者，人稱指稱皆為最常見的銜接手段，但學習者的使用比例卻明顯高於母語者。在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學習者的第二語言表現會受學習者背景、學習策略、母語、社會文化等因素影響，不同母語的學習者，中介語特色也不盡相同。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篇章指稱銜接的中介語相關研究，累積的研究結果可觀，但研究對象主要從整體的角度探討一般華語學習者（如高寧慧，1996；肖奚強，2001；徐開妍、肖奚強，2008；章欣，2008），國別化的研究則以非代詞脫落語言為母語的學習者佔多數（如楊春，2004；陳晨，2005；周曉芳，2011；林靚曄，2015；Xie, 1992；Jin, 1994），少數研究母語為代詞脫落語言的學習者，對象以日本學習者為主（如蔡美智，2010；吳佳容，2013），因此儘管上述許多研究皆指出學習者中介語有零代詞少用、代詞多用的特徵，但此特徵是受母語負遷移導致的，還是漢語中介語的普遍現象，仍有待釐清。

近年來台學習華語的學生，不論是正規帶狀課程或短期研習等課程，韓籍學習者的人數皆佔總體的前五名²，對韓華語教學相關的研究與應用有其發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現有的韓籍學習者中介語篇章指稱研究，多採廖秋忠

（1986）的分類法，根據先行詞與回指詞表達形式的異同，將漢語的回指形式分類為：同形表達式、局部同形表達式、異形表達式；其中，異形表達式包含：同義詞、統稱詞、指代詞、零形式或省略式，研究中高級韓籍學習者篇章中的所有指稱形式，人稱指稱的使用僅屬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曹秀玲，2000；元華，2006；曾麗娟，2012）。此外，現有的中介語指稱回指研究多研究第一、第三人稱指稱的使用（曹秀玲，2000；周曉芳，2011；吳佳容，2013；林靚曄，2015）原因有兩點：第一，徐赳赳（2003）認為相對於指稱對象單純的第

² 詳見送華語到世界網址：https://ogme.edu.tw/Home/worMd_detaiM/1510

一和第三人稱，篇章中的人物越多，第三人稱的指稱回指使用就越複雜，因此應將注意力置於第三人稱指稱回指使用中；第二，學者受限於研究語料的文體為記敘文，少有對話、溝通的內容，因此只能觀察到較多的第一和第三人稱指稱形式。

為彌補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欲以現有漢語語言本體的篇章指稱銜接研究為基礎，瞭解漢語篇章中指稱回指形式選用受哪些原則制約，觀察以韓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和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篇章人稱指稱中，母語、中介語和目標語間的互動關係，最後根據語料分析結果討論韓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的篇章指稱回指習得，以期提出教學建議，供教學者參考。

1.2 研究問題

本研究將觀察母語為韓語的華語學習者和母語為英語的華語學習者語料。英語是非代詞脫落語言，許多在漢語篇章中傾向使用零代詞的部分，在英語裡是傾向以代詞回指的（許餘龍，2000）；而韓語和漢語雖同為代詞脫落語言，但韓語的詞彙結構，屬於黏著語（Agglutinating language），語序自由，有形態變化，每個附著詞素皆有語法功能。漢語中以名詞（稱謂）、代詞或名詞（稱謂）+代詞回指相對於自己位階較高或較年長的人都符合漢語的禮貌原則；韓語有敬語與平語之分，通常以名詞或零代詞回指需要尊稱的人，而諸同鎬（2004）對比漢語和韓語的代詞使用，指出韓語的敬語形態比漢語發達得多，謂語也會隨敬語對象的不同會產生相應形態變化，不過韓語代詞在句中使用頻率比漢語低；英語則不受這類禮貌原則限制，不但能以該指稱對象的稱謂、代詞回指，欲彰顯與指稱對象熟識且關係親密時，即便是指稱老師也能直呼其名（李櫻，2012）。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對於學習者母語與目標語習得的影響，有幾種不同的觀點，對比分析假說認為母語會影響目標語習得，因此可以透過對比兩個語言的差異，預測學習困難度；偏誤分析認為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是假設語言規則、檢驗並修正假設的過程，因此不是只有母語會影響目標語習得，學習者的

心理認知和學習策略等因素也會影響；中介語理論認為，雖然學習者會先從既有的語言知識假設目標語規則，建立中介語系統，但在與周遭語言環境互動的過程中逐步修正錯誤，漸漸趨近目標語的語言系統；標記理論則認為母語和目標語間的差異，不一定會造成學習困難，並以兩個語言的相對標記性預測困難項目。基於上述理論，本研究欲探討下列問題：

- i. 韓籍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情況是否受韓語影響，使用得比非代詞脫落語言為母語的英語組學習者更接近漢語母語者？
- ii. 韓籍學習者對位階較高的指稱對象，指稱回指的習得情況是否會受母語影響，相對於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較少使用代詞回指，較常使用名詞或零代詞回指？
- iii. 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是否隨程度提升而產生不同變化？或有不同的使用特色？

1.3 名詞釋義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避免混淆，在此定義本文中經常使用的名詞：

i. 人稱指稱

本研究的人稱指稱包含第一、二、三人稱單、複數的名詞和代詞，以及表領屬關係名詞的人稱指稱詞，意即第一人稱代詞有「我」、「我們」；第二人稱代詞有「你」、「妳」、「您」、「你們」；第三人稱有「他」、「她」、「他們」、「她們」；表領屬關係名詞的人稱指稱詞，例如：「我的」爸爸、「我們的」老師、「你的」弟弟、「他的」女朋友等。

ii. 回指 (anaphora)

與篇章上文或下文中的名詞或代詞性成分指稱相同的人、事或

物，意即回指是用來照應上文或下文中的名詞或代詞性成分。

iii. 韓籍學習者

本文將「韓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簡稱為「韓籍學習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先介紹第二語言習得和中介語研究的相關理論，瞭解第二語言學習者學習目標語時會受哪些因素影響中介語；接著探討漢語指稱回指之相關文獻，透過整理前人的研究，瞭解漢語指稱回指的使用特色、回指形式的選擇機制和受哪些因素制約，再透過漢、韓指稱回指對比的相關研究，瞭解學習者母語與漢語的篇章回指使用之異同；最後介紹漢語篇章指稱回指的學習者中介語相關研究。

2.1 第二語言習得與中介語相關研究理論

第二語言習得除了受心理和社會原則影響之外，學習者的母語、目標語，以及中介語間的互動關係，也會影響其第二語言習得。本節將按相關理論發展的先後順序，分別介紹對比分析、偏誤分析、中介語理論以及普遍語法。

2.1.1 對比分析假設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50年代盛行行為主義和結構方法論的背景下，對比分析假設主張學習者的母語會干擾第二語言學習，Wardhaugh (1970) 把對比分析假設分成「強勢版本 (strong version)」和「溫和版本 (weak version)」，強勢版本主張對比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能預測學習困難度與偏誤，認為第二語言學習大部分在學習其與學習者母語的相異之處；溫和版本承認跨語言干擾的存在，但不主張事先預測學習困難度，而是偏誤產生時，利用對比分析判斷如何解決問題。(鄧守信，2009；Brown, 2007)

首先介紹強勢版本的對比分析，Lado (1957) 認為學習者的母語和目標語間的相似處容易學習，反之，相異點則較難學習，因此系統化地比較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能有效地預測學習者的學習難點。支持上述主張的學者，進一步提出第二語言學習的「難度等級」，Prator (1967) 將之分為六級：

- i. 0級—正遷移：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在該項目上並無差異，可輕易產

- 生正遷移。
- ii. 1 級—合併：學習者母語中的兩個項目合併成目標語的一項，學習者須忽略習以為常的區隔。
 - iii. 2 級—從缺：學習者母語中存在的規則，在目標語中不存在。
 - iv. 3 級—新詮釋：學習者母語中存在的規則，在目標語裡有新型態或分類，必須重新詮釋之。
 - v. 4 級—新項目：在目標語中存在，但於學習者母語中不存在的規則。
 - vi. 5 級—分化：學習者母語中的某一項目在目標語中分成兩項或多項，學習者必須學習區別之。

然而，後續學者的研究打擊了強勢版本的對比分析假設，Oller & Ziahosseiny (1970) 研究英語學習者的拼字錯誤，發現母語同屬羅馬字母拼音系統的法國或西班牙學習者，在學習英語的拼字時，反而比母語為非羅馬字母的阿拉伯、日本學習者遇到更多困難，該項研究認為當學習者母語與目標語間的語言形式差異甚微時，容易使學習者產生混淆，語內錯誤的影響，不亞於語際錯誤。Whitman & Jackson (1972) 利用對比分析預測日本學生的英語試卷題目難度，但試卷測驗結果與預測的並不符合，指出對比分析不足以預測學習者的學習難點。陳俊光 (2011) 指出難度等級無法處理難易度的「方向性」問題，例如英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和母語為漢語的英語學習者，在學習對等連接詞「和」「and」時，在兩個語言中前後都可以連接名詞組、動詞組、形容詞組和副詞組，不過漢語在名詞組的部分多了非光桿名詞和單音節的現制，根據上述難度等級劃分，屬於第三級—新詮釋，不過無法說明是英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還是母語為漢語的英語學習者遇到的困難會更大。因此，溫和版本的對比分析假設，不主張預測學習困難度，轉而強調對偏誤出現的分析與解釋，認為以對比分析分析中介語，能從中瞭解學習者母語如何干擾目標語學習 (James, 1980)。

2.1.2 偏誤分析 (Error Analysis)

60 年代末期，基於對比分析假設的缺漏與認知心理學的興起，學者開始研究學習者的偏誤，認為第二語言習得為規則形成的過程，學習者從目標語輸入中假設目標語的規則，並從偏誤中獲得回饋，修正該假設，因此學習者的偏誤是語言學習和習得過程的證據，能從中瞭解學習者在習得過程中採用的策略和方法 (Corder, 1967)。「偏誤分析 (error analysis)」即透過觀察、分析、歸類，解釋學習者語言系統的運作，不同於對比分析假設，偏誤分析認為偏誤產生不僅限於母語干擾，也受目標語影響，同時社會語境、心理語言策略、認知策略或其他情感上的變項也會導致偏誤 (Brown, 2007)。

偏誤分析雖然得以讓我們瞭解學習者對目標語的學習進程，但過於重視學習者的輸出，忽略目標語的理解與輸入，且只專注於偏誤上，忽視了學習者的正確第二語言產出，也無法解釋學習者採迴避策略的狀況。此外，偏誤分析容易將焦點集中於個別語言，忽略了語言間的共性 (Brown, 2007)。最後，魯建驥 (1992) 和侯民吉 (2011) 皆指出偏誤分析研究項目的不平衡，歷年的研究以詞彙、語法、語音的偏誤分析為重，文化、語用和篇章的相關研究較少。

2.1.3 中介語理論 (Interlanguage)

由於偏誤分析過於注重學習者的偏誤，忽略了學習者的正確語言輸出，70 年代開始，學者將學習者語言視為一個獨立的語言系統，該系統是學習者以自己的知識為基礎，對目標語規則做種種假設，並在周遭語言環境互動中，嘗試錯誤、逐步修正下所建立的系統，此語言系統會逐漸趨近目標語。Nemser (1971) 將之稱為「趨近系統 (approximative system)」強調學習者語言習得過程趨近目標語的特性；Corder (1971) 認為每位學習者的語言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稱之為「個人獨特語言 (idiosyncratic dialect)」；而最著名的是由 Selinker (1972) 提出的「中介語 (interlanguage)」，指學習者學第二語言時介於母語和目標語間的過渡性獨立語言系統，強調中介語的語言結構、規則等皆呈過渡狀

態。

Selinker (1972) 認為中介語是可觀察的語言系統，藉由研究中介語，可推測學習者的語言學習過程，並提出形成中介語的「五個主要過程 (five central processes)」認為中介語的發展會受之影響：

- i. 語際遷移 (language transfer)：學習者將已掌握的母語系統概念與規則遷移至目標語，其中，不只詞彙、語法結構會遷移，不同民族或文化中的溝通交際方式也深受影響 (鄭冬臨，2007)。
- ii. 訓練遷移 (transfer or training)：受學習過程中接受的訓練影響，其中包括教師教學、教材內容、教學場域等。
- iii. 學習策略 (strategie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學習者的後設認知與運用目標語規則的方式。
- iv. 溝通策略 (strategies of seco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學習者在有限的第二語言表達能力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使用一些語言或非語言手段進行交際，其中常見的手段有迴避、轉述、借用和造詞。
- v. 目標語過度泛化 (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TL linguistic material)：學習者誤解目標語的語言規則所造成的，Richards (1974) 認為目標語語內遷移的成因有過度泛化、忽略規則限制、規則不完整運用以及概念錯誤。

2.1.4 標記理論 (Markedness theory)

從前面的小節中，我們看到對比分析假設的「難度等級」無法解釋難易度的方向性問題，而偏誤分析和中介語理論則認為語言習得過程中，不只受語際遷移影響，也受目標語、心理語言策略、訓練遷移或學習策略等因素影響。本節的「標記理論」也對難度等級的不足之處提供新的解釋方向。

首先介紹標記理論的概念，標記理論將語言形式分為「無標」和「有標」，判斷的方式可以從五個面向檢視，分別為：使用頻率、規律性、類型分布、認知處理和第一語言習得。「無標」的語言形式，通常使用頻率較高，具有規律

性，即有固定形式且無例外的規則，並且，是其他多數語言共同的現象，同時在認知心理上較容易理解，就第一語言習得順序而言是先被兒童習得的；反之「有標」的語言形式，通常使用頻率不高，不具有強性規則且常因語境變化，是少數語言持有的現象，在認知心理上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去處理，且偏誤率較高，在第一語言習得中是屬於較晚被習得的（陳俊光，2011）。

接著介紹三個特別的標記理論，分別是「標記差異假說（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形式標記理論（formal markedness）」和「心理標記理論（psychological markedness）」。Eckman (1977) 提出標記差異假說，指出目標語習得的困難度與有標程度成正比，意即和學習者的母語相比，若目標語的語法是相對無標的，就不會造成學習困難，反之，若目標語語法是相對有標的，則需要更多輸入才能習得，且所引起的困難度與標記性的相對等級有關。Zobl (1984) 提出形式標記理論，主張當目標語為有標，而學習者的母語為無標形式時，母語遷移就會發生，反之，若目標語為無標，母語為有標形式時，母語遷移較不容易發生。上述兩種理論都認為母語遷移是否發生，取決於母語和目標語的相對標記性等級，接下來要介紹的心理標記理論則認為，除了兩語言本身的特點之外，也必須考量學習者將母語和目標語連結起來的決策過程，也就是學習者的「心理類型（psychotypology）」，即學習者對母語和目標語距離的後設覺知，以及「心理標記（psychological markedness）」，即學習者對自我母語的主觀認知 (Kellerman, 1979, 1983)。

Kellerman (1979) 發現荷蘭語為母語的英語學習者在詞彙語義的選用上，較傾向接受該詞彙在荷蘭語中的典型核心義，例如：在英語 break 的詞義選擇上，比起 she broke his heart，荷蘭籍學習者更容易接受 the cup broke 的句子，同理，在英語 kick 的詞義選擇上，比起 kick the bucket，他們更能接受 kick the ball，因為比較符合 kick 這個詞彙的典型核心義；Kellerman 因而認為這種在學習者母語中被視為一般的典型核心義，對應到第二語言時，容易使學習者心理認定母語和目標語間的語言距離小，所以母語遷移容易發生。

Kellerman (1983) 進一步對此提出心理標記理論，認為除了母語和目標語

間的相似性和相異性之外，學習者心中有一把尺，衡量哪些母語特徵可遷移，哪些不行，這把尺是能否產生母語遷移的關鍵，若學習者心中認定母語和目標語間的差距小，且母語在學習者的心理上被認定是無標時，母語遷移就比較容易發生；反之，若學習者認為自己的母語規則是有標時，也就是學習者認為自己的母語比較特別且不規則時，就不容易發生母語遷移。另外，Kellerman (1983) 也提到，學習者對兩語言距離的心理類型，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第二語言程度提升等因素而產生變化，過程中與學習者的心理標記互動，也可能對母語遷移與否產生影響。

Huang (2017) 以心理標記理論為基礎，研究漢語為母語的英語學習者，在學習英語的主語顯著特徵時，心理類型、心理標記以及習得結果間的互動關係，該研究用問卷調查 80 位兩種不同程度的大學生，對英漢相似度和漢語句法結構特殊性的認知，並透過問卷蒐集他們實際使用英語的語料，研究結果顯示，學習者對其母語的心理標記，以及其第二語言的程度都會影響母語遷移產生與否，和 Kellerman (1983) 不同的是，學習者的心理類型，在該研究中，和習得結果並不成顯著差異，因此 Huang (2017) 認為，母語遷移與否，可能主要在於學習者對其母語特徵的認知。

綜上所述，儘管研究心理標記理論的學者們，對於學習者的心理類型，也就是母語和目標語間的心理距離是否影響母語遷移，仍有待釐清，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1) 學習者對自己母語特徵的認知，也就是心理標記，會影響第二語言習得；(2) 學習者的心理標記可能會隨著第二語言程度提升而改變。

2.1.5 小結

歷時性地瞭解對比分析假設、偏誤分析、中介語理論，可得知第二語言習得在看待學習者偏誤上觀點的轉變，對比分析假設認為偏誤是有害的，應加以避免；偏誤分析認為偏誤並不一定是壞事，可供瞭解習得目標語的過程；中介語理論認為偏誤是學習者習得中的動態變化過程，將之視為學習者語言系統中的一部份。上述理論對語言遷移的態度也不同，對比分析假設認為學習者母語

的負遷移會干擾目標語學習；偏誤分析認為語際遷移不全然是造成偏誤的原因；中介語理論則認為學習者在學目標語時，並非直接完全地將母語和目標語中相近的規則遷移，而是一種篩選假設的過程，若該假設錯誤卻未適時地受糾正，則會內化至中介語系統中。

雖然對比分析假設、偏誤分析、中介語理論對第二語言習得中的學習者偏誤觀點和態度大不相同，但皆承認學習者母語對目標語習得有一定的影響力，而標記理論則進一步讓我們能從語言的類型和學習者的心理決策解釋母語遷移。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中，這些理論並非相互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因此本研究將以上述理論為基礎，探討母語類型對漢語完全代詞脫落語言特徵習得的影響。

2.2 人稱指稱回指研究

中介語為學習者學習目標語時，介於母語和目標語間的過渡性語言，本節將先介紹歷年來學者們就不同角度，研究漢語語言本體的回指使用，再透過漢語和韓語的回指對比研究，認識兩語言在人稱指稱回指使用上的異同。

2.2.1 漢語人稱指稱回指相關研究

漢語屬於主題顯著且代詞脫落的語言，因此，能從語境、篇章上下文中推斷出所指的人、事、物，則通常會改以零代詞指稱，對此，陳平（1987）指出漢語的回指有零形回指（zero anaphora）、代詞回指（pronominal anaphora）和名詞回指（nominal anaphora）三種形式。歷年來也有許多學者用不同的角度、方法探討漢語的回指，以下就時間順序介紹之。

首先，Cao (1979) 指出漢語是話題導向的語言（discourse-oriented language）認為話題在漢語是篇章的概念，基於此，話題鏈（topic chain）避免重複和累贅的作用是篇章中常見的主題延續現象，並將零代詞解釋為核心名詞短語刪略（coreferential NP deletion），其中包括：等同名詞刪略（E-qui NP deletion）、話題名詞刪略（Topic-NP deletion）、言談主題刪略（discourse theme

deletion) 以及說話者與聽者刪略 (speaker and hearer deletion)。接著 Li & Thompson (1981) 將話題鏈 (topic chain) 的概念應用於回指研究中，並指出句內的零代詞主要出現於話題鏈中，認為能從上下文、聽者與說者的背景知識等語境中推斷出的名詞，適用零代詞指稱，並強調含零代詞的句子在漢語中都是合語法的，無任何缺漏，意即認為動詞論元的省略不屬於句法成分的缺失。根據 Cao (1979) 和 Li & Thompson (1981) 的研究，可以瞭解漢語能接受零代詞的使用是主題顯著的語言特徵之一，且適當地使用零代詞，有助於篇章中的主題延續與銜接，那我們如何判斷篇章中適當的回指形式為何呢？

Li & Thompson (1979) 以明清時期的中國小說《水滸傳》與《儒林外史》為語料，研究漢語第三人稱代詞和零代詞的使用，研究結果指出，小句與小句間由代詞或零代詞銜接，若兩小句間有較高的可連接性 (conjoinability) 多用零代詞銜接，反之，可連接性低，則以代詞銜接。此外，他們將《儒林外史》中一小段的第三人稱代詞都拿掉，讓 49 位漢語母語者為該小段填入代詞，統計結果，沒有一位受試者的答案是與原作完全一致的，因此 Li & Thompson 認為在間隔一定數目的小句範圍內，代詞和零代詞的選用具有隨機性，同時也觀察到連接詞後傾向使用代詞回指，以及存現句動詞後的名詞性成分，於下文子句主語中常用零代詞指稱的使用習慣，根據上述，我們可以瞭解即便是漢語母語者，在回指形式的選用上可能受個人寫作風格等因素影響，是因人而異的，回指形式的選用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Li (1985) 觀察書面語體的回指，以小句、話題鏈和段落三個層次分析之，該研究指出零代詞銜接小句，代詞回指用於標記話題鏈之始，名詞回指則用來介紹新的指稱對象或標記段落邊界。此研究結果成功地為漢語篇章回指形式提供解釋的基礎，也被許多學者應用於學習者中介語相關研究中 (如周曉芳，2011；吳佳容，2013；林靚擘，2015)。

Chen (1986) 讓漢語母語者敘述 Pear film 中的影片內容，研究口語語體的人稱指稱回指，研究結果指出，母語者的第三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零代詞用得最多，佔 37.7% (516/1369)，代詞回指次之，佔 35.8% (490/1369)，其次

才是名詞回指，佔 26.5% (363/1369)；認為回指形式的選用是根據主題回指的連續性 (continuity) 和值得注意度 (noteworthiness)，連續性高常用零代詞，低則以代詞或名詞回指；值得注意度低則以零代詞指稱，高則以代詞或名詞回指。陳平 (1987) 進一步研究漢語的零代詞，並指出連續性有微觀和宏觀之分；微觀連續性取決於先行詞和回指對象在各自句子的資訊組織中的地位，先行詞作為主語，或者新的資訊成分出現於存現句動詞後或作普通動詞賓語時，啟後性最強，而回指對象作為主語時承前性最強，作為賓語次之；宏觀連續性取決於先行詞所在的句子與回指對象所在的句子兩者在篇章結構中的線性與層次關係，先行詞和回指對象各自所在的句子前後相鄰連接時，宏觀連續性相對較強，反之，若中間插入其他成分時，宏觀連續性較弱。從 Li & Thompson (1979)、Li (1985) 和 Chen (1986) 的研究，可以得知雖然漢語的回指形式選用因人而異，但大致遵循兩個大原則，第一，相鄰句子間所討論的話題相關度越高，越傾向使用零代詞。第二，當句子間的話題相關度低、話題改變以及欲引起受話者注意時，傾向使用名詞或代詞回指。

廖秋忠 (1986) 將篇章中的所有指稱³，按先行詞和回指表達形式的異同，提出三種常見的回指類型，先行詞和回指詞相同者為「同形表達式」；回指詞為先行詞的縮略詞者為「局部同形表達式」；先行詞和回指詞不同者為「異形表達式」，其中包含同義詞、指代詞、統稱詞、零代詞，詳見表 2-1。後續許多學者研究學習者的篇章回指研究時，採廖秋忠 (1986) 的分類法統計學習者的回指使用習慣 (如曹秀玲，2000；曾麗娟，2012) 然而，此分類法涵蓋範圍廣，人稱指稱僅屬其中一項，此外，該分類法是以名詞回指為中心的，代詞回指或零代詞於篇章中首次出現時被歸納成異形表達式，爾後接連出現時卻屬於同形表達式，因此，此分類法適合用來觀察變化多樣的名詞回指，但若要觀察篇章中名詞、代詞和零代詞三種回指形式的使用情況，此分類法不容易看出回指形式的選用傾向。

³ 漢語的指稱有人稱指稱、地點指稱、社會指稱、時間指稱、事物指稱、語篇指稱等 (曹秀玲，2000)。

表 2-1 漢語篇章回指分類表（整理自廖秋忠，1986；曾麗娟，2012）

回指類型		例句
同形表達式		我們做領導工作的同志，都是 <u>一個宗旨</u> ， <u>兩種身份</u> 。 <u>一個宗旨</u> ，就是全心全意為民服務。 <u>兩種身份</u> ，既是領導者，又是同志。
局部同形表達式		<u>北京鼓樓中醫醫院</u> 是綜合性中醫醫院。為了方便群眾就診， <u>醫院</u> 根據群眾需要，開設了傳統的按摩科門診。
異形表達式	同義詞	黃石公園劃定很多 <u>露營地</u> ，編號入座。 <u>宿營地</u> 雖在崇山密林之中，但是野餐桌凳、爐子、衛生設備、自來水一應俱全。
	統稱詞	<u>我國森林面積小</u> ， <u>覆蓋率低</u> ， <u>水木流失嚴重</u> ， <u>生態平衡的狀況越來越差</u> 。 <u>這個問題</u> ，如果再不加以有效的解決，……。
	零形式 省略式	<u>洞庭湖區</u> 位於湖南省部，…… <u>它</u> 是全國著名的商品糧和淡水商品魚的生產基地之一。
	指代詞	人稱代詞 「與大地貼得更近，看天空才會更遠」，這是 <u>水稻之父袁隆平</u> 的話，也是 <u>他</u> 作為一位院士的成功之道。
	指示代詞	「與大地貼得更近，看天空才會更遠」， <u>這是水稻之父袁隆平</u> 的話，也是他作為一位院士的成功之道。

Ariel (1990) 指出回指形式的選用，標記了篇章中所指實體的不同可及性 (accessibility)，其中，專有名詞和有定描述語為「低可及性標示」；指示詞為「中可及性標示」，零代詞和代詞則為「高可及性標示」。Xu (1995) 的研究以 Ariel (1990) 的觀點為基礎，認為篇章中小句的主題性 (topicality) 有助於識別回指指稱的先行詞，研究指出名詞為低可及性標示，即儘管文中已出現過，但受回指距離等因素導致受話者無法馬上識別所指先行詞；代詞在必須使用的情

況下為中可及性標示，在可使用代詞和零代詞的情況下為高可及性標示，並指出篇章中最近取代的話題或預期的副主題都會觸發代詞回指機制，最後零代詞為最容易識別的高可及性標示。藉由 Xu (1995) 的研究，可得知另一種不適合用零代詞的情況，即當回指距離過長，與先行詞相隔的小句太多時，就不論句子間的話題可連接性和主題回指連續性，只要難以照應到先行詞，通常不用零代詞，會用代詞或名詞回指。

徐赳赳 (1990) 研究漢語的第三人稱指稱回指，提出代詞在篇章分佈的制約因素。該研究採計主語、定語和賓語位置的回指形式選用，結果指出漢語母語者最常選用代詞回指，佔 44.75% (1273/2845)，其次為零代詞，佔 34.48% (981/2845)，名詞回指最少，佔 20.77% (591/2845)；並指出大部分的篇章是先引進名詞，再用代詞回指，前指現象僅占其整體研究語料的 10%；也發現代詞在篇章中的分佈會受人物變換、故事情節、時點和時段、連接詞、結構等制約。此外，徐赳赳 (2003) 用 Givon (1983) 提出的「回數法」測量話題延續性，計算方式為，若在話語中碰到一個名詞，則從該句（不包含）開始往左數，數到另一個同指的名詞出現為止間隔的所有句數；代詞回指的計算方法和名詞的相同；零代詞的計算方式則為，往左數到同指的名詞、代詞或零代詞為止；間隔的句子的總數為「值 (value)」，回指形式的總數為「實例 (token)」，值和實例相除後所得的平均值越大，延續性越弱，越小則延續性越強；研究結果指出漢語零代詞的話題延續性最強，代詞次之，名詞最弱；後續學者以同樣的方法計算華語學習者的三種回指形式之話題延續性 (周曉芳，2011)。

陳俊光 (2008) 研究書面和口語的語料，從句法、語義、篇章和語用四個層面，探討漢語捨棄零代詞使用第三人稱代詞的功能和制約因素。首先討論句法對人稱指稱選用的制約，篇章中為了符合句法要求，介詞賓語、兼語句中身兼兩個連續動詞的主語和賓語時的代詞、動詞後賓語子句之主語，以及受並列成分制約的連詞前後代詞皆不得省略；接著討論語義制約，將之分成指稱混淆和指稱不明，指稱混淆指：篇章上文中若出現了兩個以上的人物，若不使用人稱代詞則無法確認指稱對象；指稱不明則是篇章上文中僅出現一個指稱對象，

但所回指的對象可能為上文的先行詞或篇章外的實體時，應用代詞回指；再來討論篇章和語用制約，陳俊光（2008）在分析語料時，檢視前人對於存現句中的名詞性成分於後小句中往往使用零代詞的論點（陳平，1987；高寧慧，1996；Li & Thompson, 1979），其研究統計數據中 19 筆與人稱代詞有關的存現句中有 9 句使用代詞回指，10 句使用零代詞，雖然零代詞略多一點，但該研究認為篇章中代詞和零代詞的選用並非取決於存現句，而是與是否有意標記事件轉換的語用意圖有關；最後將代詞標記事件轉換的功能區分為六類：「遞進關係」表示兩個事件間的連貫性為順接的、層層相扣、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常見的遞進關係連接詞有「於是」、「因為」、「由於」等，如例（3）；「轉折關係」表示事件連貫性為逆接的、可在兩事件間插入轉折連接詞的，如例（4）；「整體一部分關係」指每個事件平行地回指整體事件，如例（5）；「敘述時間改變」指事件的轉換涉及敘述時間的改變，其中包含兩種情形，一種是按照時間先後順序的，如例（6），另一種則是現況描述和倒敘法交互使用，為了標記確切時間，通常會伴隨時間詞的使用，如例（7）；「內外轉的轉變」為內在情緒或外在行為的轉變，如例（8）；「對比焦點」即存現句中若涉及事件轉換或發生某種改變時，利用代詞標記新事件開始，如例（9）。

- (3) 陶侃前前後後帶兵四十一年，由於他執法嚴明，辦事認真...。（遞進關係）
- (4) 陶淵明從小喜歡讀書，不想求官，家裡窮得常常揭不開鍋，但他還是照樣讀書作詩，自得其樂。（轉折關係）
- (5) 第三位是.....瓊麥可諾博士，她出身哥倫比亞大學，或語言學博士學位...。她是天生的樂天派，與人聊天時，笑聲最響亮...。（整體一部分關係）
- (6) 曾經為體操國手的吳佩雯...。三年前她發現腹部經常疼痛...。直到今年暑假，她在一次驗尿中，...才證實罹患卵巢癌。（敘述時間改變）
- (7) 以新任總執行長巴默為例，二十年前他從史丹福商學院輟學加入微軟

(敘述時間改變)

- (8) 華陀十分失望，他嘆了口氣，向獄吏要了火種...。(內外轉變)
- (9) 我有一個朋友，他自己不喜歡交女朋友，卻很樂意替周圍的人介紹女朋友。(對比焦點)

例句(3)到(9)皆取自陳俊光(2008)，這六類標記事件轉換功能，將相對抽象的「話題鏈」、「值得注意度」和「話題延續性」等概念具體化，也讓我們能進一步地掌握漢語篇章中在哪些句法、語義和篇章語用制約下，會捨棄使用簡潔的零代詞，轉而使用代詞回指。

總結上述，主題顯著的語言特徵使漢語允許代詞脫落(Cao, 1979; Li & Thompson, 1981)，因此回指形式的選用與話題息息相關，對此，雖然前人研究的方法、觀察的語料以及解釋的角度都不同，但結論都是相似的：(1)就應不應該使用零代詞而言，學者們從小句間的可連接性、是否在同一話題鏈、主題連續性的強弱以及話題延續性的強弱解釋之(徐赳赳, 2003; Li & Thompson, 1979; Li, 1985; Chen, 1986)，其共同的概念在於，小句間的語義關係密切與否；(2)什麼時候傾向不用零代詞，而用代詞或名詞回指，學者們從是否為話題鏈之始、該句的值得注意度、可及性或是否標記事件轉換功能說明之，由此可知，在小句間的主題、焦點改變時，比起無標的零代詞，更傾向使用有標的代詞或名詞回指，以引起受話者注意(徐赳赳, 2003; 陳俊光, 2008; Li, 1985; Chen, 1986; Xu, 1995);最後，漢語的三種回指形式使用頻率以代詞回指最多，零代詞次之，名詞回指最少(徐赳赳, 2003)。

2.2.2 漢、韓、英人稱指稱回指對比研究

漢語、韓語和英語語言類型的異同之處，就代詞能否脫落來看，漢語和韓語皆屬於完全代詞脫落語言，英語則為非代詞脫落的語言，意即相對於英語，漢語和韓語使用零代詞回指的比例較高；就詞彙結構而言，漢語屬於孤立語，韓語屬於黏著語，英語則為屈折語；從語序來看，漢語和英語為SVO型，韓語

則為 SOV 型；Li & Thompson (1976) 認為漢語屬於主題顯著的語言，韓語屬於主題、主語都顯著的語言，英語則屬於主語顯著的語言⁴。

首先，看漢、韓對比的相關研究。肖奚強與金柳廷（2009）比較了韓語和漢語文本中的人稱代詞使用頻率，研究結果指出漢語的人稱代詞使用量比韓語高出三倍左右；白水振、金立鑫與白蓮花（2014）對比漢、韓主語省略的研究中，對比漢語的《藥》、《背影》及其韓語譯本，也對比了韓文散文《無所有》及其漢語譯本，統計兩語言中人稱代詞回指使用次數，統計結果，韓語的第一、二人稱代詞使用頻率皆低於漢語，但第三人稱代詞的使用韓語較漢語多一些。他們以漢語屬於「主體中心 (subject-centered language)」的語言，韓語則為「客體中心 (object-centered language)」的語言解釋之，主體中心的語言必須將句中行為的主體交代清楚，敘述視角會根據行為主體變換，反之，客體中心的語言，以對方的角度表達，並將句子聚焦於在動作行為的客觀描述，該文獻的舉例如下：

(10) 我去找過你，可是你不在。

Ø neohante chaj-agass-eossneunde (neoneun) eobsdae.

Ø 너한테 찾아갔었는데 (너는) 없대.

Ø 你 找 去 (你) 不在 (轉述詞尾)

(11) 這件事我趕緊告訴總經理，但他似乎已經知道了。

Ø I il-eun balo sajangnimkke bogohaessneunde

Ø 이 일은 바로 사장님께 보고했는데

Ø 這 事 趕緊 對總經理 報告

⁴ Li & Thompson (1976) 就「主語—謂語 (subject-predicate)」和「主題—述題 (topic-comment)」兩個參項分析，將語言分成四種類型：「注重主語的語言」如英語、法語；「注重主題的語言」如漢語、緬甸語；「主語和主題都注重的語言」如日語、韓語；「主語和主題都不注重的語言」如菲律賓語。（李谷城 譯，1984）

(sajangnim-eun) imi algo gyesindeus haess-eoyo.

(사장님은) 이미 알고 계신듯 했어요.

(總經理) 已經知道 在 (敬語詞) 好像

(12) 弟弟剛入伍，所以我心裡覺得挺空虛的。

dongsaeng-i gas ibdaehaeseo Ø heojeonhaeyo.

동생이 갖 입대해서 Ø 허전해요.

弟弟 剛 入伍 Ø 空虛

(13) 弟弟剛入伍，所以他心裡覺得挺空虛的。

dongsaeng-i gas ibdaehaeseo Ø heojeonha daeyo.

동생이 갖 입대해서 Ø 허전하 대요.

弟弟 剛 入伍 Ø 空虛 (轉述詞尾).

白水振等 (2014) 認為上述例句由於漢語為主體中心的語言，因此句中的兩個行為主體不同，在漢語中都不能省略，但韓語為客體中心的語言，句子的焦點在於與說話者有關的行為上，且詞尾具有語意是黏著語的特色之一，例如：(10) 透過轉述詞尾 -dae，能得知前後主語不同；(11) 透過敬語詞 gyesin，能得知該小句主語為總經理；(12) 和 (13) 一個沒有轉述詞尾 -dae，一個有，小句的中省略的主語所指就不一樣了；由此得知，韓語中只要主語身分明確，後面句子的主語皆可省略，並利用發達的詞尾避免指稱模糊，意即韓語雖然和漢語一樣表面上同為完全代詞脫落語言，但能否脫落是有條件的，韓語是根據動作主語明確與否，並靠著黏著語語意發達的詞尾特色，決定能否使用零代詞，但漢語為孤立語，無其他形式輔助推測動作的主語；此外，透過上述例句，可看出相較於漢語，韓語在表達時，表面上較少使用代詞，較常使用零代詞的語言特色。

關於漢、韓名詞回指的部分，王紅廠與申秀熹 (2015) 為了考察兩語言的回指頻率和比例，分析了韓語小說《乙火》及其漢語譯本，研究結果顯示，韓語的名詞回指多於漢語，但代詞回指少於漢語。而針對韓語名詞回指使用比漢

語多的現象，杜豔冰（2012）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對比兩語言，認為漢語會重複以名詞回指的情況有兩種，一是對指稱對象的尊敬和禮貌，二是於新聞報導中為了體現客觀性，並強調上述情況都可由代詞回指替代，只是得體與否的問題；然而，韓語中重複以名詞回指的情況，則是受到社會勢位關係的影響，說話者對被視為尊長的人物，例如：老師、父母、上司等社會地位較高的人物，都會使用具體的稱謂，避免使用第二、三人稱指稱，其中尤其是指稱父母時，通常是不會用代詞指稱的。

韓語中的第二和第三人稱代詞回指形式有很多種，且會根據指稱對象的位階，選用不同的代詞。一般來說，「高階」用來指稱年長者或社會地位高者，如家中的長輩、老師和公司管理階層；「中階」用來指稱不熟識的人或年紀比發話者大的人，如哥哥、姐姐、網友、陌生人和公司員工；「低階」則用來指稱熟識的平輩和晚輩，如同齡朋友、弟弟和妹妹。我們綜合學者的研究將韓語的人稱代詞整理成表 2-2（諸同鎬，2004；杜豔冰，2012；茹意，2012；晁娜，2015；魏義禎，2017）。

表 2-2 韓語的第二、三人稱指稱

	第二人稱代詞	第三人稱代詞
高階	임자 (老夫妻互稱) 그대 (對朋友或晚輩的謙稱)	그이 (這+位) 그분 (這+位) 그 양반 (這+貴族) 그 어른 (這+大人)
中階	자네 (長輩稱晚輩) 그쪽 (對陌生人) 당신 (夫妻互稱，或貶稱陌生人) 댁 (對陌生平輩) 자기 (對一般平輩)	그 (這+Ø) 그녀 (這+女) 그사람 (這+人) 그남자 (這+男子) 그 여자 (這+女子)

低 階	너 (對晚輩或朋友間互稱)	그놈 (這+傢伙) 그녀석 (這+小子) 그애 (這+孩子)
--------	---------------	--------------------------------------

從表 2-2 中可看出在不同的情境下，指稱不同人時選用的代詞也不同。漢語的第二人稱代詞有「你」和「您」，其中「您」作為敬稱，在現代漢語中用於下對上、卑對尊、幼對長的指稱方式，這種勢差取決於身分地位和心理情感（陳翠珠，2013），漢語的第二人稱尊稱的使用是側重於禮貌和客氣，並無強制因素，只要應對得體，用名詞、「你」、「名詞+您」或者「名詞+你」回指也都是可以的，然而，韓語並非如此（諸同鎬，2004；杜豔冰，2012；晁娜，2015），細究韓語的第二人稱代詞，並無適用於長輩或位於上位關係的指稱詞，因此韓語通常以名詞或零代詞回指需要尊稱的人。

魏義禎（2017）分析了漢語和韓語的書面和口語語料，認為漢語是從「話題延續」的角度選擇回指詞的，而韓語則是從「資訊傳遞」的角度選擇。並指出韓語的代詞回指受語言經濟、功能和禮貌原則制約，發話人傾向避免用第三人稱代詞指稱在場的尊長，即使尊長不在場，也可能顧及受話人的感受，選擇以敬語稱謂形式指稱，但漢語書面語較不受此禮貌原則限制；韓語的指稱形式選擇會依發話人與所指對象的心理距離遠近而不同，以第三人稱回指為例，表 2-2 中，韓語能與漢語對應的第三人稱回指形式為「그（中指）+名詞」受韓語指示詞語義的影響⁵，當發話人與所指對象的心理距離近，尤其是對象為家族長輩時，用中指的指示詞指稱並不適當，因此韓語傾向選擇直接以名詞回指。此外，魏義禎（2017）和白水振等（2014）的研究一樣，指出黏著語豐富的型態標記特色，使受話人能順利辨識指稱對象，並進一步觀察到在漢語中不能省略的兼語代詞和間接賓語在韓語中都能以零形式指稱，認為韓語篇章只要事件主

⁵韓語的指示詞有三種，距離發話者近的用「ㅇ」（近指）」；離聽話者近的用「그（中指）」；離發話者和聽話者都遠的用「저（遠指）」。

線保持連接性，就能一直用零代詞。

了解了韓、漢人稱指稱回指的異同後，接著，我們看英、漢對比的相關研究。徐菲菲（2013）比較了漢語小說《圍城》及其英譯本中的第三人稱指稱回指，研究結果與其他學者的對比研究相同（許餘龍，2000；趙宏、邵志洪，2002；李棠、王沖，2011），皆指出除了避免指稱人物混淆，或是轉換新話題鏈時，英、漢都傾向以代詞或名詞回指之外，一般來說，英語受到嚴格的語法規則限制，不論在主語、賓語還是定語的位置上，英語的代詞回指使用頻率都比漢語高，而漢語則常用零代詞銜接。

徐菲菲（2013）也觀察到英語的反身代詞 (-self) 和漢語無法對應的情況，如例（14）（15），在英語中，當指稱對象為同一人，並於句中回指兩次時，第二個回指需要借助反身代詞，但漢語並不一定如此，所以英語的反身代詞也用得比漢語多；關於英、漢反身代詞不對應的現象，在李玉英與曾祥宏（2011）對比兩語言的口語語料時，也觀察到相同的情況。此外，對比前述的指稱尊長者時，漢語和韓語的異同，李櫻（2012）指出英語不受這類禮貌原則限制，在指稱尊長者時，除了能以該對象的稱謂、代詞回指，也能用其姓名回指。

(14) He returned to France where he enjoyed himself a few weeks.....

他回法國玩了幾星期，……

(15) When Miss Su heard these last petty remarks, she, in spite of herself, felt a renewed contempt for Mrs. Sun.

蘇小姐聽了最後幾句小家子氣的話，不由心裡又對孫太太鄙夷。

總結上述韓、英、漢回指使用的異同：（1）雖然韓語和漢語都是代詞完全脫落的語言，但韓語為黏著語，是客體中心的語言，漢語則為孤立語，是主體中心的語言，這些差異使韓語的零代詞使用頻率比漢語高，代詞回指的頻率比漢語低（白水振、金立鑫、白蓮花，2014）；而英語為非代詞脫落且主語顯著的語言，所以在篇章中比起漢語和韓語，英語的代詞回指使用頻率最高。（2）韓

語在指稱社會地位高或受尊敬的人物時，必須使用名詞回指指稱，若用代詞回指就不符合韓語中的禮貌原則，而漢語雖然也會重複以名詞回指指稱以示禮貌，但並不強制，只要應對得體，也能用代詞回指（諸同鎬，2004；杜豔冰，2012；茹意，2012；陳翠珠，2013；晁娜，2015；魏義禎，2017）；而相對於漢語和韓語，英語則不受這類的禮貌原則限制。

2.3 人稱指稱回指之中介語相關研究

針對華語學習者的篇章回指相關研究，累積的成果可觀，本節按前人的研究對象分成一般華語學習者、母語為主語顯著、非代詞脫落語言的學習者，以及母語和漢語一樣同為主題顯著、代詞完全脫落語言的學習者三種，探討學習者中介語的篇章人稱指稱回指使用特色。

2.3.1 一般華語學習者的中介語研究

高寧慧（1996）研究的是中高級學習者作文語料，以及 55 份代詞調查問卷，總結出漢語篇章中的代詞使用傾向，首先就代詞與其他回指形式間的關係層面總結出：第一，與 Li (1985) 的研究一樣，認為段落與段落間以名詞銜接，話題鏈與話題鏈間以人稱代詞銜接，同一話題鏈內部小句以零代詞銜接，並以指稱距離解釋之⁶，此外，進一步指出同一段落內部的指稱銜接手段通常先以名詞回指，再用代詞回指，接著用零代詞，有逐漸簡化的趨勢，但篇章中的指稱對象越多，為了避免混淆，越傾向以名詞指稱；第二，在平行結構中，為了音節上的和諧，處於相同句法位置上的成分也應具有平行性，即都用同一種回指形式指稱；第三，連詞和時間詞後的小句主語趨向使用代詞回指，原因在於後小句多引入新資訊，語義發生變化，並將之視為新話題鏈之始；第四，與 Li & Thompson (1979) 的研究相同，認為存現句的功能為引入話題，其後小句多為對引入話題的進一步說明，因此存現句中的名詞成分充當後面小句主語時，傾

⁶ 從語義上看三種回指形式的指稱距離為：名詞 > 代詞 > 零代詞，因此，若語義關係密切而用代詞或名詞照應，會破壞小句連貫性（高寧慧，1996）。

向使用零代詞。而就代詞本身的原則層面，提出兩項使用傾向：第一，漢語的代詞一般為後指，即先用名詞指稱，再用代詞回指；第二，當領屬關係能用上下文確定時，除非要強調或與之對比，否則趨向省略代詞定語，並指出作為定語的代詞，也會影響篇章銜接。除了總結出上述回指使用傾向之外，高寧慧（1996）也統計了學習者的使用偏誤，將之分成多餘、缺失和錯用，根據該研究統計結果，學習者代詞多餘的筆數最多，但該研究僅採計主語和定語的多餘和缺失，無賓語位置的偏誤。

肖奚強（2001）研究的語料為初級和高級的學習者，並將學習者的回指偏誤分成六種：名詞回指誤為代詞回指、名詞回指誤為零代詞、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零代詞誤為代詞回指；研究結果指出，初級學生常將高可及標記的回指詞換成低可及標記回指，例如：零代詞誤為名詞或代詞回指、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導致篇章結構鬆散；反之，高級學生卻會將低可及性標記回指詞替換為高可及性標記，例如：名詞回指誤為代詞或零代詞，造成篇章表義不明確。

徐開妍與肖奚強（2008）同樣按肖奚強（2001）的偏誤分類，考察學習者的初、中、高級語料，並與等量的漢語母語者語料對比；研究結果不論母語者或者學習者，篇章中三種回指形式的使用比例皆為代詞回指最多，零代詞次之，名詞回指最少，然而，學習者的華語程度越低代詞回指使用頻率越高，但學習者的代詞回指數量不論程度皆高於母語者，反之，名詞回指和零代詞的使用量雖然隨著程度上升而提高，但比起母語者仍明顯不足；此外，該研究也指出，零代詞誤為代詞回指的筆數集中於初、中級，並隨著學習者程度提高而減少，不過，雖然隨著程度提升，零代詞數量增加，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的偏誤比例也隨之提高。

綜合上述對一般華語學習者的中介語研究，結果一致指出，學習者在篇章中有代詞多用的傾向，反映出初、中級的華語學習者在有限的語言表達能力下，為了追求文意明確，會將應用零代詞的以代詞或名詞回指，反之，高級華語學習者，則會為了追求語言的經濟性，忽略了篇章中的明確性，傾向將名詞

或代詞回指替換成零代詞。

2.3.2 非代詞脫落語言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中介語研究

語言類型學對第二語言習得的影響相關討論中，主要有兩種不同的假設：第一種假設認為學習者的中介語特徵會受其母語遷移影響，但隨著第二語言程度提升，受母語的影響會隨之降低，例如，主語顯著、非代詞脫落語言為母語的學習者，在學習漢語的零代詞時，初期會受母語影響，導致代詞多用、零代詞少用的中介語特徵，而隨著華語程度提升，代詞脫落的使用會逐漸增多，反之，若同為主題顯著、代詞完全脫落語言為母語的學習者，受母語正遷移的影響，指稱回指形式的使用應是相對容易習得的；第二種假設認為人類的語言學習不論是母語習得或第二語言習得，都會經過共同的過程，舉例來說，以上述一般華語學習者的中介語研究結果來看，初級學習者的篇章指稱回指都有代詞多用的傾向，即不論母語背景為何，華語學習者在初級時產出的中介語大多都會有代詞多用的特徵。

Xie (1992) 指出漢語為篇章取向的語言 (discourse-oriented)，在同一話題鏈中，由於後續小句所指的主題相同，能省略代詞或名詞回指，並稱之為主題控制下的刪略 (topic-controlled deletion)；反之，英語為句子取向的語言 (sentence-oriented)，每個句子的語法單位都應完整。Xie (1992) 探討句子導向語言 (sentence-oriented language) 為母語的學習者在學習話題導向的語言 (discourse-oriented language) 時，是否受母語影響導致習得困難，研究對象為 10 位漢語母語者和 11 位英語為母語的中級華語學習者之漢語和英語口語語料，讓受試者看圖說故事，研究結果，首先，比較漢語母語者的漢語語料和英語母語者的英語語料，指出漢語主題控制下的刪略有 20 筆，英語只有 11 筆；再將學習者的母語語料 (英語) 和第二語言語料 (華語) 相互比較後，發現兩語料在主題刪略之處並無顯著差異，意即學習者在產出語言時，並無意識到英語和漢語的語言類型不同，對此，學習者在訪談中表示，用漢語敘述故事時，會困惑是否該將代詞省略，以及若將之省略的話，句子是否為完整、正確的句

子，因而過度使用代詞；接著該研究對照學習者語料與漢語母語者的語料，結果顯示，中介語中的主題控制刪略明顯比漢語母語者少，可見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中介語，受其母語遷移影響，零代詞使用不足。

Jin (1994) 指出語言類型學對第二語言習得的影響之相關討論中，有兩種不同的假設：第一種假設認為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中介語具有主題—評述 (topic-comment) 的特徵是普遍的現象，與學習者的母語無關；第二種假設則認為母語為主語顯著 (subject-prominent, SP) 學習者在學習主題顯著 (topic-prominent, TP) 語言時，初期會將主語顯著特徵遷移到目標語。基於上述假設，研究英語為母語學習者並按學習時間將研究對象分成四個程度，研究結果顯示，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總數隨語言程度提升而增加，不過大部分都用於省略主語，學了二到三年的學習者主語省略比例甚至高出漢語母語者一點，不過賓語和主題的省略雖也隨著程度上升而增加，但總數仍不及母語者；Jin (1994) 的研究結果支持了第二種假設，也就是 SP 語言背景的學習者會將特徵遷移到 TP 的語言，並進一步提出 SP/TP 都具有可遷移的語言特徵，亦即 SP 學習 TP 或 TP 學習 SP，初期都會將母語特徵遷移到目標語。

周曉芳 (2011) 研究初、中、高級歐美學習者的語料，觀察歐美學習者在第一和第三人稱指稱的回指使用情況，是否越來越接近漢語母語者的選用比例，在該研究中母語者第一人稱指稱的數據，分析自《新概念作文訓練與寫作》中位於主語、定語和賓語位置的語料，統計結果母語者的回指形式選用以代詞回指為首，佔 55.17% (304/551)，零代詞次之，佔了 44.83% (247/551)；第三人稱指稱的數據則參考了 2.2.1 提過的徐赳赳 (1990) 的研究結果。研究結果則顯示，學習者第一人稱代詞使用過多的問題貫穿整個學習過程，而零代詞的使用雖然隨程度上升而增加，但使用不足的問題到高級依舊存在；第三人稱回指的偏誤的部分，先按徐赳赳 (2003) 的回數法，觀察到學習者的零代詞指稱距離比母語者小，且學習者的回指形式選擇為代詞回指最多，名詞回指次之，零代詞最少，與母語者相比，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嚴重不足，並按肖奚強 (2001) 的分類進行統計，研究結果也與之相呼應，隨學習者程度提高而減少

的偏誤類型有：代詞誤用為名詞、零形式誤用為名詞和零形式誤用為代詞；隨程度提高而增加的偏誤類型則為：名詞誤用為代詞、名詞誤用為零形式、代詞誤用為零形式；並強調，零代詞誤用為代詞的偏誤於各程度出現頻率都很高。

林靚曄（2015）研究初、中、高級法國學生的中文寫作文本，並分別統計第一和第三人稱指稱回指的偏誤，研究結果指出，學習者第一人稱回指的偏誤率不論程度皆高於第三人稱回指，而不論第一或第三人稱，在回指形式選用中，零回指誤用為代詞的比例最高，但會隨程度上升，偏誤比例降低，反之，代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的情況則多出現於中、高級。

綜合上述研究，母語類型為主語顯著、非代詞脫落的學習者中介語皆有代詞多用的現象，而 Jin (1994)、周曉芳（2011）和林靚曄（2015）的研究皆指出隨著學習者華語程度提升，代詞多用的比例降低，零代詞使用的比例相對提高，間接證實了第一種假設，即學習者的母語遷移會影響其在第二語言習得時的中介語，而母語的影響力會隨程度提升而降低；然而，上述研究都是研究主語顯著、非代詞脫落語言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指稱回指中介語，那麼同樣是主題顯著、代詞完全脫落語言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其中介語的指稱回指使用是否同樣受母語遷移影響，常用代詞脫落、以零代詞回指指稱對象呢？

2.3.3 母語為代詞脫落語言的華語學習者中介語研究

Polio (1995) 研究初、中、高三個程度的英語為母語和日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口語語料，和 Chen (1986) 一樣，讓受試者看 Pear film 後，以漢語轉述之，並將研究結果與 Chen (1986) 的漢語母語者語料對比，指出不論是英語或日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零代詞使用都會隨著華語程度提升而增加，且初級學習者和中、高級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呈顯著差異，但總數皆少於漢語母語者，而日語為母語和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零代詞使用卻不呈顯著差異，從 Polio (1995) 的研究中，可看出即便母語和目標語都是代詞完全脫落的語言，日籍學習者的中介語仍有零代詞使用不足的特徵；對此，該研究進一步指出三種學習者在口語表達時，過度使用有形的代詞或名詞回指的原因，第一，為了減少腦中的認知

負荷量，以代詞回指作為停頓；第二，說話者會以名詞回指使聽者容易找回指稱對象；第三，受教師的教學語言影響，教師在課堂上常為了幫助學生理解，使用過多的代詞回指。

吳佳容（2013）研究母語者和學習者如何於篇章中轉述賈伯斯在史丹佛大學的演講內容，和 Polio (1995) 的研究對象一樣分別為英語、日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以及漢語母語者，觀察他們的第三人稱回指於主語位置時的使用，研究結果，漢語母語者的零代詞用得最多，42.66%，代詞回指次之，佔了 39%，名詞回指最少，佔了 18.34%；與中介語的統計數據比較後，日本學習者不論中、高級程度，都有名詞回指少用的情況；代詞回指的使用，英、日學習者都有多用的現象，但日本學習者僅在中級時與母語者達顯著差異，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則中、高兩級皆達顯著；最後，零代詞的部分，英、日學習者整體使用數量皆少於漢語母語者，但只有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與漢語母語者達顯著差異。根據此研究，可看出華語學習者在書面篇章敘事時，不論母語類型為何，在中級程度時都有名詞少用、代詞多用、零代詞少用的特徵，雖然該情況會隨華語程度提升而好轉，但母語類型和目標語相同的日籍學習者，改善程度較顯著。

Polio (1995) 和吳佳容（2013）的研究結果支持了第二種假說，即人類的語言學習，不論學習者背景為何，都會經歷共同的過程。雖然日語和漢語一樣同為完全代詞脫落的語言，學習者的中介語仍有代詞多用、零代詞使用不足的特徵，即不論學習者母語類型與漢語相同與否，漢語代詞脫落的規則似乎都是不易習得的，然而上述研究皆以日語母語者為研究對象，韓語和漢語、日語同樣都屬於代詞完全脫落的語言，韓籍學習者的中介語是否也和其他母語背景的學習者相同，有代詞多用、省略不足的問題呢？

Li (2014) 研究母語為英、俄、日、韓的中高級和高級華語學習者在口語對話談論生活和口語轉述 A Pear Story 時的指稱回指，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學習者的母語為何，都有代詞多用的現象，其中相較於口語對話，口語轉述影片時的代詞使用頻率比較高；而雖然學習者中介語都有代詞多用的特色，但英語和俄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使用的代詞回指比日、韓籍的學習者多，此外，該研究更進

一步發現在中國學習華語三到四年的英、俄學習者，使用的代詞回指仍比只在中國學習兩年的日籍學習者多。從 Li (2014) 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學習者的母語語言類型對目標語習得的影響之大，甚至能超過沉浸在目標語地區學習的時間。

曹秀玲 (2000) 研究中級和高級韓籍學習者作文中的指稱銜接，受限於研究語料為記敘文文體，在人稱指稱銜接方面，僅考察了第一和第三人稱回指，並將前人研究結果作為漢語母語者的對照組⁷，結果指出中、高級韓籍學習者的第一人稱代詞回指使用率高於漢語母語者，零代詞的使用率低於母語者；而在第三人稱回指中，零代詞有用量不足，名詞回指使用過多的問題，代詞回指的使用則與漢語母語者差不多；該研究也將學習者的指稱表達形式按廖秋忠 (1986) 的分類法分類，統計結果，韓籍學習者的人稱指稱表達方式只採用同形表達式和異形表達式中的指代詞與零代詞，指出學習者的指稱表達方式不如漢語母語者多樣的問題；該研究雖然考察了中級和高級的學習者語料，但並沒特別指出兩個程度的學習者在指稱回指形式選用上的差異。

元華 (2006) 研究中高級韓籍學習者的自我介紹文，研究結果指出韓籍學習者零代詞使用不足的問題，並認為是受韓語負遷移、學習者有限的華語能力、將漢語語言規則泛化，以及教學時只注重單句句型操練，忽略篇章教學造成的；然而，從第二節的華、韓指稱回指對比研究中，可以瞭解韓語的零代詞使用頻率比漢語高，因此筆者認為受韓語負遷移影響之說是不合理的。

曾麗娟 (2012) 以中級韓籍學習者的作文為語料，研究所有篇章中的指稱銜接使用，並按廖秋忠 (1986) 的分類法分類學習者偏誤，研究結果顯示，同形表達式雖然使用次數不多，但偏誤率卻最高，其中，賓語省略不足為最突出的問題；指代詞使用量和偏誤率位居第二，而主語省略不足為主要問題；零代詞使用量最多，偏誤率卻不高，但主要問題為主語省略過度，可見學習者對於漢語篇章中主語的省略與否掌握得並不好；曾麗娟 (2012) 認為造成上述偏誤

⁷ 以徐剋剋 (1990) 和熊學亮 (1999) 研究漢語母語者的人稱指稱回指作為對照組。

是受韓語負遷移影響；此外，學習者的局部同形表達、同義詞和統稱詞回指使用量最少，但正確率最高，因此推論這三種回指形式較難，中級韓籍學習者迴避使用。

目前針對韓籍學習者中介語中的指稱回指相關研究，僅共同指出中級、中高級和高級學習者都有零代詞使用不足的現象；而代詞多用的情況，曹秀玲（2000）的研究結果為韓籍學習者的代詞回指使用與漢語母語者差不多，曾麗娟（2012）和 Li（2014）的研究結果則為學習者的代詞回指多用，由於上述研究結果不一致，韓籍學習者的代詞回指習得情況尚待討論；此外，從曹秀玲（2000）研究結果，可得知韓籍學習者在第三人稱的回指形式選擇時有名詞回指多用的特色。

綜合本章文獻探討，筆者認為前人的研究累積了豐富的成果，但仍有幾點不足，（1）韓籍學習者指稱回指中介語研究中，學者較少關注到不同程度的學習者，在回指形式的選用上是否不同；（2）零代詞使用不足，即代詞或名詞回指多用；但對代詞回指的研究結果不一致；（3）關於名詞回指，則已有研究顯示韓籍學習者在指稱第三人稱回指時有多用的現象，而韓語的第二和三人稱回指形式選用受指稱對象與說話者的關係制約，這是否導致學習者名詞回指多用，仍有待研究。而且前人的研究受限於研究語料為記敘文，無法觀察到第二人稱的回指使用。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語料庫為本的研究方法，觀察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人稱指稱回指習得情況。首先，在 3.1 介紹所使用的語料，接著於 3.2 說明分析方法，包括回指形式選用的制約原則、分類以及編碼統計方式，最後於 3.3 介紹語料分析工具並歸納語料分析流程。

3.1 學習者語料庫

本研究採用的語料庫為 TOCFL 學習者語料庫（張莉萍，2013），該語料庫的文本蒐集自 2006 年至 2012 年 5 月的華語文能力測驗（簡稱 TOCFL）的寫作測驗考生作文，涵蓋了 4567 篇 39 種不同母語背景的學習者文本，71 個不同的主題，共約 150 萬字。TOCFL 寫作測驗的測驗方式採電腦寫作，並依歐洲語言共同架構（簡稱 CEFR）的能力指標命題，按寫作溝通任務的複雜度將等級劃分為三等六級（A1/A2；B1/B2；C1/C2），不同等級的考生會有不同形式、文體的寫作任務，每篇字數範圍從 70~800 不等：入門基礎級（A1/A2）為句子重組、完成對話、圖片描述和實用性便條寫作；進階高階級（B1/B2）為書信寫作和觀點論述；流利精通級（C1/C2）則為摘要寫作和觀點論述⁸。

TOCFL 學習者語料庫的學習者母語分佈來看，以日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最多，英語次之，其次是韓語，其中韓籍學習者的文本共有 497 篇，佔整體語料的 11.8%；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文本共有 727 篇，佔整體語料的 16.2%。而就文體而言，以信件類最多 37.65%，記敘文次之 25.68%，其次為論說文 23.48%；最後，TOCFL 學習者語料庫包含了 A2 到 C1 程度的語料，其中 B1 程度的語料佔整體的近一半 47%，B2 次之 33%，其後為 A2 和 C1，各佔 12.7%和 6%（張莉萍，2013）。

本研究欲探討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漢語篇章中的人稱指稱回指使用，有鑑於前人的研究受限於研究的文體多為記敘文，只能觀察到學習

⁸ 詳見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網址：<https://www.sc-top.org.tw/chinese/WT/test1.php>

TOCFL 寫作測驗詳細說明：https://www.sc-top.org.tw/download/TOCFL_writing.pdf

者的第一和第三人稱的回指使用，為了同時觀察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稱回指，以書信文體的語料作為研究對象，TOCFL 學習者語料庫中的文本文體以信件類最多，且涵蓋多樣的主題寫作任務，因此除了第一和第三人稱，也能讓我們觀察到學習者的第二人稱指稱回指使用；此外，由於 TOCFL 寫作測驗的書信類寫作任務多出現於進階高階級（B1/B2），為了觀察韓籍學習者的指稱回指形式是否隨著程度提升有不同的使用特色，本研究將分析 B1 和 B2 兩種程度的學習者語料，經筆者統計，TOCFL 學習者語料庫中韓籍學習者 B1 程度的書信體文本共有 118 篇，47984 字，37712 個詞；B2 程度的則有 55 篇，31727 字，26135 個詞，研究者將選取的文本中，包含的寫作任務整理成表 3-1；最後，為了探討韓籍學習者是否受母語正遷移影響，使漢語零代詞習得得比非代詞脫落語言為母語的學習者好，本研究將按不同的寫作任務，平均選取英語為母語學習者的書信體文本，B1 程度的文本選取 30 篇，有 12326 字，10673 個詞；B2 程度的文本也選取 30 篇，共有 17351 字，14947 個詞。

表 3-1 書信體文本的寫作任務

B1 程度	B2 程度
1. 約網友見面	1. 向衛生局負責人告發超市商品
2. 與老師討論晚會表演事宜	2. 安慰與他人溝通有問題的朋友
3. 與朋友分享旅行經驗	3. 安慰被人誤會的朋友
4. 請朋友介紹他的朋友認識	4. 向朋友介紹自己國家的料理
5. 向老師反映課程問題	5. 婉拒繼承父親的公司
6. 與親友討論旅行行程	6. 安慰被留職停薪的朋友
7. 邀請朋友參加校慶	7. 代表社區居民寫信給廠長
8. 向朋友介紹自己的男/女朋友	
9. 介紹租屋處/工作給朋友	
10. 向室友反映住宿習慣問題	

3.2 語料標記

綜觀本研究 2.2、2.3 對漢語篇章指稱回指的語言本體和學習者中介語相關研究後，統整出漢語回指形式選用的幾項制約條件和回指形式選用情況的分類方法。

3.2.1 回指形式選用的制約條件

首先，Li (1985) 的研究為漢語篇章指稱回指形式的選用提供了基本的通則：「名詞回指用來銜接段落，代詞回指用來銜接話題鏈，零代詞於話題鏈中銜接小句。」語言的使用除了要符合經濟原則外，也必須顧及明確原則，高寧慧 (1996) 進一步提出應使用名詞回指的原則：篇章中出現的人物複雜，且指稱頻繁更換、易引起混淆時，應用名詞回指。而零代詞和代詞回指的部分，由於學習者的中介語有任意轉換主題、標點符號使用不當的特徵，要判斷話題鏈不容易；因此本研究以陳俊光 (2008) 所提出的漢語使用人稱代詞的句法、語義以及用來標記事件轉換的篇章制約，作為判別話題延續與否的原則，並輔以宋如瑜 (2008) 歸納零代詞使用的四大原則：「承前省」、「蒙後省」、「當前/共知省」和「泛指省」判斷應以代詞或零形式回指。

由於漢語的第二人稱指稱回指，受禮貌原則影響，會根據發話者和受話者的身分勢位、心理情感等關係影響回指形式選用 (陳翠珠, 2013)，本研究在判定中介語中下對上、卑對尊或幼對長的第二人稱指稱回指時，會以上述討論為原則，若出現難以判定該用名詞還是代詞回指的，將諮詢 2-3 位相關領域母語者，該中介語是否與漢語母語者的使用習慣不符。

3.2.2 指稱回指使用情況分類

曹秀玲 (2000) 和曾麗娟 (2012) 分析韓籍學習者的篇章回指研究皆採用廖秋忠 (1986) 的分類法：同形表達式、部分同形表達式、異形表達式，統計學習者的指稱形式使用，然而，該分類法涵蓋地點、時間、事物、人物等所有漢語的指稱，是以名詞回指為基礎的分類，但學習者的目標語語言能力有限，

以部分同形表達回指的手段不常見，且該分類下代詞回指和零代詞皆屬異形表達式，而若將學習者的回指使用大致分成「名詞多用/少用」、「代詞多用/少用」、「零代詞多用/少用」無法更進一步的瞭解詳細的使用習慣，例如：代詞少用同時包含了應該用代詞時，卻用了名詞回指或零代詞，但若只是分成3類，就難以進一步得知多用了哪種回指形式。肖奚強（2001）的分類法能區分學習者是否產生將高可及標記換成相對低的可及標記回指等使用習慣，讓我們更明確地瞭解學習者在人稱指稱回指形式的使用傾向，因此，本研究將按肖奚強（2001）的分類法，將學習者違反上述回指形式選用制約原則的語料分為：「名詞回指誤為代詞回指」、「名詞回指誤為零代詞」、「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零代詞誤為代詞回指」。

3.2.3 語料分析與編碼方式

為瞭解學習者整體回指形式的使用比例以及違反原則的比例，首先，將沒有違反回指形式制約原則的人稱指稱標記如下：名詞回指標記為[N]；代詞回指按第一、第二、第三人稱標記為[P1]、[P2]、[P3]；零代詞標記為[Z]。

接著，標記違反回指形式制約原則的指稱形式，本研究按肖奚強（2001）的分類法分類，並將之標記為[正確的回指形式/違反制約原則的回指形式]，標記如下：名詞回指誤為代詞回指，按第一、二、三人稱分別為[N/P1]、[N/P2]、[N/P3]；名詞回指誤為零代詞[N/Z]；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按第一、二、三人稱分別為[P1/N]、[P2/N]、[P3/N]；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按第一、二、三人稱分別為[P1/Z]、[P2/Z]、[P3/Z]；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Z/N]；零代詞誤為代詞回指，按第一、二、三人稱分別為[Z/P1]、[Z/P2]、[Z/P3]。

最後，為了探討韓語在第二和第三人稱指稱使用上，寫作者與指稱對象的關係可能會影響其回指形式的選用，而語際遷移是影響中介語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標記第二和第三人稱指稱回指時，會再將指稱對象在韓語中應以高階、中階、低階的代詞指稱（表 2-2），分成以下三類標記：高階[H]；中階[M]；低階[L]；以便觀察學習者的第二和第三指稱選用形式是否受母語影響，並在此編

碼前，以右斜線[/]做區隔。最後，將定語成分的指稱回指標記為[D]。根據上述，整理出指稱回指使用情況的編碼（表 3-2）：

表 3-2 人稱指稱使用情況編碼

編碼			釋義
N	--	--	名詞回指
		D	名詞回指（定語）
N	--	L	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名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名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N	P1	--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一人稱代詞回指
		D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一人稱代詞回指（定語）
N	P2	L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N	P3	L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名詞回指誤用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N	Z	--	名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
		D	名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定語）
N	Z	L	名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低階
		M	名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中階
		H	名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指稱對象高階
		LD	名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名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名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P1	--	--	第一人稱代詞回指
		D	第一人稱代詞回指（定語）
P2	--	L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P3	--	L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P1	N	--	第一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
		D	第一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定語）
P2	N	L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定語)
		MD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定語)
		HD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定語)
P3	N	L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定語)
		MD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定語)
		HD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定語)
P1	Z	--	第一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
		D	第一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 (定語)
P2	Z	L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低階
		M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中階
		H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高階
		LD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低階 (定語)
		MD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中階 (定語)
		HD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高階 (定語)
P3	Z	L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低階
		M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中階
		H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高階
		LD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低階 (定語)
		MD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中階 (定語)
		HD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指稱對象高階 (定語)
Z	--	--	零代詞

		D	零代詞（定語）
Z	--	L	零代詞\指稱對象低階
		M	零代詞\指稱對象中階
		H	零代詞\指稱對象高階
		LD	零代詞\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零代詞\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零代詞\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Z	N	--	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
		D	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定語）
Z	N	L	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Z	P1	--	零代詞誤為第一人稱代詞回指
		D	零代詞誤為第一人稱代詞回指（定語）
Z	P2	L	零代詞誤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零代詞誤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零代詞誤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零代詞誤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零代詞誤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零代詞誤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Z	P3	L	零代詞誤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
		M	零代詞誤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
		H	零代詞誤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

	LD	零代詞誤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低階（定語）
	MD	零代詞誤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中階（定語）
	HD	零代詞誤為第三人稱代詞回指\指稱對象高階（定語）

為利於讀者閱讀，上述語料分析和編碼方式茲舉例如下：

- (16) 我[P1]非常高興，是因為 Ø[P1/Z] 快要見到你[P2\M]了。從開始我們 [P1] 互相交給郵件，已經過了幾十個月了。(L1-韓-B1)
- (17) 我們[P1]跟老師[NH]學中文已經學了快要五個月了。自從開學以來，我們[P1]之所以總是感謝您[N/P2\H]，是因為老師[P2/N\H]一直鼓勵我們[P1]加油，而且 Ø[Z\H] 一直幫我們[P1]提高中文能力。(L1-韓-B1)
- (18) 這次，我[P1]跟你[P2\L]告說一個事情⁹。我[P1]剛開始交往女朋友 [N]。她[P3\M]是在韓國文化大學留學的。她[Z/P3\M]是台灣的高雄出生長大的。(L1-韓-B1)
- (19) 我[P1]看到一位小姐[NM]。我[P1]覺得她[P3\M]真的很漂亮。…… 她 [P3\MD]的臉圓圓的，她[Z/P3\MD]的鼻子高高的，她[Z/P3\MD]的眼睛圓圓大大的，她[Z/P3\MD]的嘴大大紅紅的。她[P3\M]不怎麼高，[Z\M]很瘦。(L1-韓-B1)

編碼範例 (16) 中「Ø」違反了遞進關係應以代詞回指的制約原則，因此標記為[P1/Z (第一人稱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你」指稱對象是陌生的網友，在韓語中通常用中階的敬語指稱，因此編碼為[P2\M (第二人稱\中階)]。

(17) 是寫給老師的信，韓語中老師用高階的敬語指稱，因此以名詞「老師」回指則標記為[N\H (名詞回指\高階)]，「Ø」則標記為[Z\H (零代詞\高階)]，

⁹ 本文所舉的學習者語料例句，為維持本文真實性，不會更正語料中的語法、詞彙、漢字等偏誤，例如：編碼範例 (18) 中的「告說」本文不會自行將之改成「說」。

而將代詞「您」回指標記為[N/P2\H (名詞回指誤為第二人稱代詞回指\高階)]以及之後的「老師」標記為[P2/N\H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高階)]，是經過與 5 位華語教學研究者討論後，有 4 位認為這樣才符合漢語的回指使用習慣。(18) 中的「你」指稱的是朋友，在韓語中以低階的平語指稱，因此標記為[P2\L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低階)]，「她」指作者的女朋友，韓語中以中階敬語指稱，但違反了整體一部份關係的制約原則，因此標記為[Z/P3\M (零代詞回指誤為第三人稱回指\中階)]。(19) 中的「她」在小句中為定語，但該句都在描述那位小姐的面容，屬於同一話題鏈，卻以代詞回指銜接小句，違反了承前省的原則，因此標記為[Z/P3\MD (零代詞誤為第三人稱代詞\中階，定語)]，接著，從該位小姐的面容描述到身材，兩句的話題鏈不同，但皆回指同一主題「那位小姐」，因此「她」符合篇章中部分一整體關係的原則，標記為[P3\M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中階)]。綜合上述，我們將回指形式的使用分類、制約原則和編碼整理成表 3-3。

另外，為了回答第一和第三個研究問題，我們要觀察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學習者的語料中，哪一組的表現比較接近漢語母語者，以及兩組學習者的中介語系統，是否隨程度提升，越來越趨近於目標語語言系統；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有一些研究分析了漢語母語者的篇章指稱回指，周曉芳 (2011) 和 Jin (1994) 分析了第一人稱指稱回指，周曉芳 (2011) 分析書面語體，採計主語、賓語和定語位置的回指形式，而 Jin (1994) 則分析母語者的零代詞使用，統計主語省略、賓語省略和話題省略的比例，我們認為周曉芳 (2011) 的分析方式與本研究比較相似，故在 4.1.1 分析第一人稱的回指形式中，會以周曉芳

(2011) 的數據作為漢語母語者的參照組；而徐赳赳 (1990)、吳佳容 (2013) 和 Chen (1986) 分析了第三人稱指稱回指，其中，Chen (1986) 分析的是口語語料，而吳佳容 (2013) 和徐赳赳 (1990) 分析則是書面語料，不過吳佳容

(2013) 只分析了主語省略，徐赳赳 (1990) 則和本研究相似，觀察了主語、賓語和定語位置的回指形式選用，因此，在 4.1.3 分析第三人稱的回指形式中，我們會以徐赳赳 (1990) 的研究結果作為參照組。

表 3-3 回指形式編碼、分類與制約原則

回指形式使用分類[編碼]	制約原則
名詞回指誤為代詞回指 [N/P1][N/P2][N/P3]	位於段落之始 造成指稱混淆或指稱不明
名詞回指誤為零代詞 [N/Z]	
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 [P1/N][P2/N][P3/N]	語義制約：造成指稱混淆或指稱不明 句法制約：介詞賓語、兼語句兩個連續動詞的主語/賓語、動詞後賓語子句主語、並列連詞（如：和、與）前後制約
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 [P1/Z][P2/Z][P3/Z]	篇章語用制約：遞進關係、轉折關係、整體一部分關係、敘述時間改變、內外轉變、對比焦點
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 [Z/N]	承前省：回指的先行詞在上文 蒙後省：回指的先行詞在下文
零代詞誤為代詞回指 [Z/P1][Z/P2][Z/P3]	當前/共知省：不說也能知道的指稱對象 泛指省：指稱符合該情境下的每一個人

3.3 語料分析工具

本研究依據前面的語料分類與編碼方式標記語料，採用的標記軟體為 Markin 4¹⁰。圖 3-1 是標記的畫面，我們先依據表 3-2 設定左側的編碼按鈕，再匯入文本進行語料標記，右側的視窗是標記的畫面，會顯示設定完成的標記按鈕和文本內容與標記畫面，根據本研究的設定，學習者正確使用的回指形式會呈現綠色，不符合漢語回指習慣，即違反制約原則者會顯示成紅色。

¹⁰ 標記軟體 Markin 4 的下載網址：<http://www.cict.co.uk/markin/download.ph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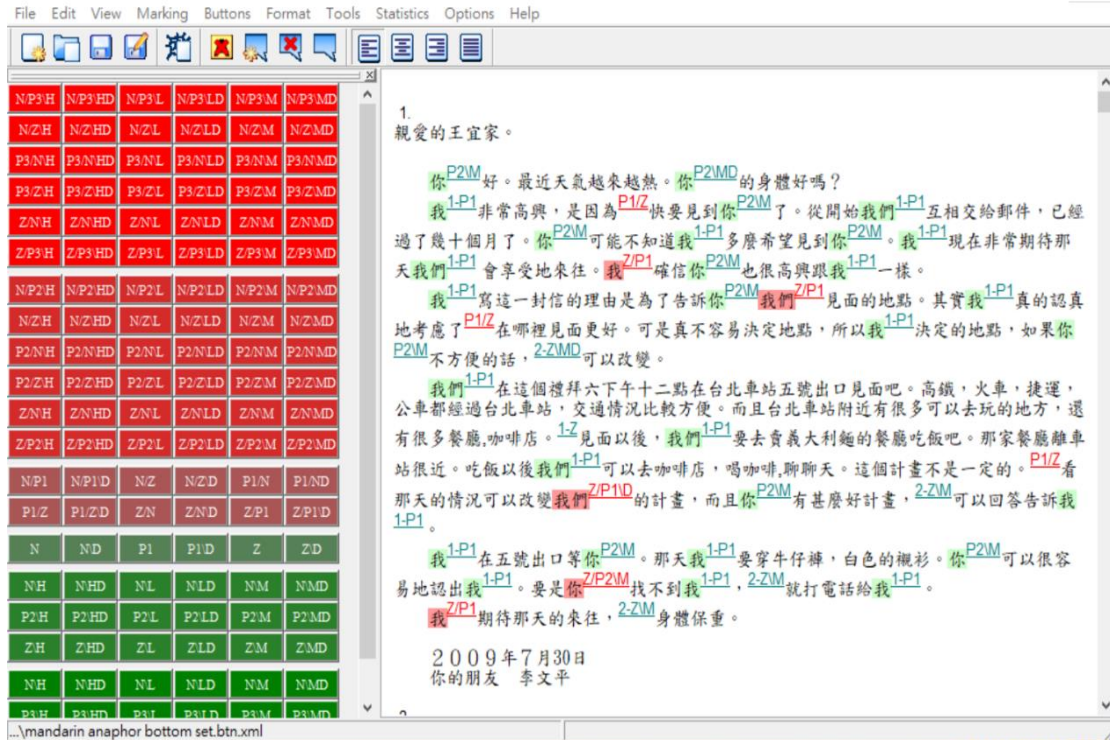


圖 3-1 語料標記軟體介面

完成語料標記後，我們採用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工具（簡稱 CORPRO）統計¹¹。這個軟體的功能包含：詞彙編輯、詞頻分析、關鍵詞脈絡索引（key word in context）、詞彙搭配關係（collocation）和語料庫比較正負顯著詞（keyword, keyness）（闕河嘉、陳光華，2016）。以下介紹本研究使用到的功能，首先是詞彙編輯的部分，CORPRO 的斷詞方式有三種選擇，分別是長詞優先、英文文章和機率模型，若斷詞有誤，可再利用更正斷詞列表修正，此外，也能自行編輯同類詞（category）和停用詞，將相同概念的詞分門別類地組織起來，剔除不需要觀察的詞彙；接著是詞頻分析，能計算在語料庫中詞彙出現的頻率，也能統計該詞彙在幾個文本中出現過；最後是語料庫比較正負顯著詞的功能，能計算詞彙在兩個不同的語料庫中出現的頻率，這個比較功能是建立在對數近似值檢定（log likelihood test, LL 值）的基礎上¹²，能克服語料庫的大小（corpus size）不一，以及詞彙在語料庫的文本中出現的頻率不是正常分散的問題，CORPRO

¹¹ 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工具的下載網址 <http://cjlin.nlplab.tw/CORPRO/index.html>

¹² 當 LL 值 ≥ 3.8 時，在統計達顯著差異（ $P < 0.05$ ）。

中「正向顯著詞」表示該詞彙在標的語料庫中出現的頻率相對較多，反之則是「負向顯著詞」¹³（闕河嘉、陳光華，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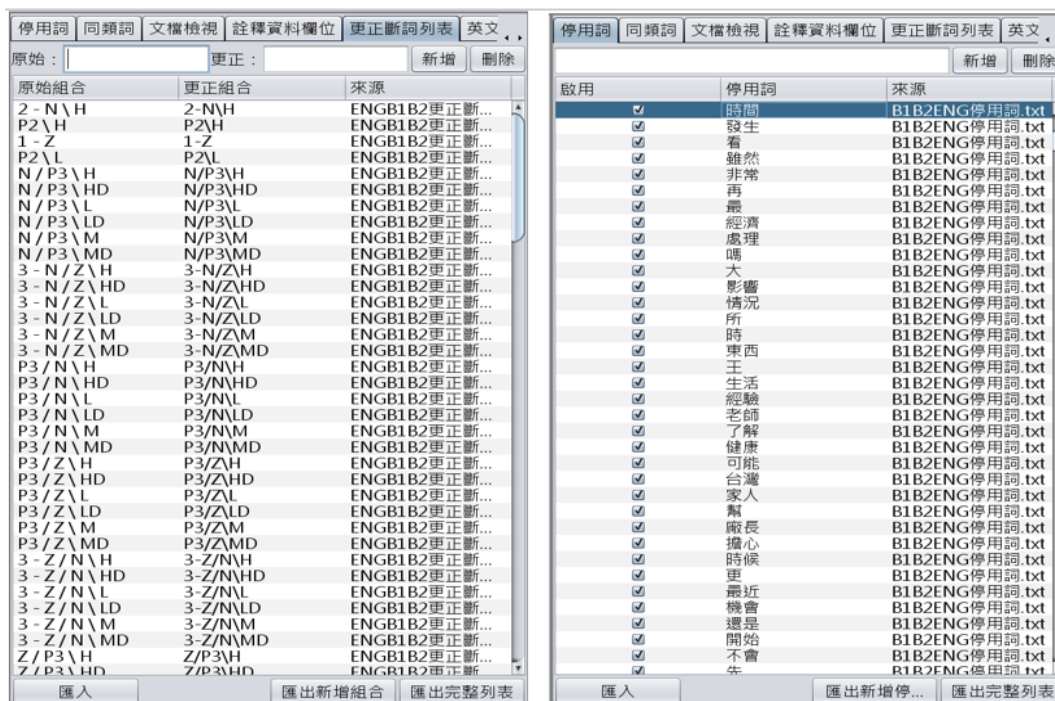


圖 3-2 CORPRO 介面：更正斷詞列表與停用詞

本研究將文本匯入 CORPRO 的標的語料庫後，選擇的斷詞方式是長詞優先，並如圖 3-2 中左方的視窗所示，更正系統的斷詞。為了避免干擾，如圖 3-2 中右方的視窗所示，我們將語料庫中不屬於標記編碼的詞彙設定成停用詞。接著利用同類詞的功能分類編碼，如圖 3-3 所示，將右側的同類詞設定完成後，左方的詞頻列表就會按照設定，統計各個同類詞在語料庫中的詞頻和文件頻率，並如圖 3-4 所示，利用「編輯詮釋資料」將文本內容分類，就能如圖 3-5 所示，利用「詞語趨勢」的功能觀察不同的回指形式於各個文本內容中的分布情況。接著，將欲對照的文本匯入參照語料庫中，就能比較兩個語料庫的詞語顯著性，如圖 3-6 所示，系統介面中顯示為黑色字體的是「正向顯著詞」，紅色

¹³ 由於 CORPRO 的 LLR 值與我們驗算後統計出的數值不一致，研究者不確定 CORPRO 的統計方式，故本研究的顯著性分析選擇另外使用《語料庫應用教程》（梁茂成、李文中、許家金，2010）隨書附之 LLR 計算工具計算。

字體的則是「負向顯著詞」。

The screenshot shows the CORPRO software interface. The main window displays a list of words and their frequencies. The right-hand pane shows a list of related words (同類詞) categorized by their grammatical functions.

#	詞	詞類	文件頻率	同類詞
1	第一人稱代詞	回指	1032	55 1-P1[725,55],1-P1[D][147,45],N/P1[1,1],Z/P1[141,44],Z/P1[D][18,13]
2	1-P1		725	55
3	1-P1D		147	45
4	N/P1		1	1
5	Z/P1		141	44
6	Z/P1D		18	13
7	第一人稱名詞	回指	69	27 1-N[41,21],1-N[D][7,6],1-Z/N[19,11],P1/N[2,2]
8	1-N		41	21
9	1-N/D		7	6
10	1-Z/N		19	11
11	P1/N		2	2
12	第一人稱零代詞		392	53 1-N/Z[1,1],1-Z[296,52],1-Z[D][9,7],P1/Z[84,40],P1/Z[D][2,2]
13	第一人稱代詞	回指	274	42 N/P3[H][1,1],N/P3[M][3,2],P3[H][4,3],P3[L][59,18],P3[L][D][17,11],P3[M][133,32],P3[M][D][2...
14	第三人稱代詞	回指	415	55 3-N[H][30,19],3-N[HD][3,3],3-N[L][65,30],3-N[L][D][16,9],3-N[M][230,51],3-N[M][D][34,21]...
15	第三人稱零代詞		166	39 3-N/Z[M][4,4],3-N/Z[MD][2,2],3-Z[H][6,3],3-Z[L][31,11],3-Z[L][D][3,3],3-Z[M][68,25],3-Z...
16	第二人稱代詞	回指	785	55 N/P2[H][4,4],N/P2[HD][3,3],P2[H][152,21],P2[HD][50,18],P2[L][292,26],P2[L][D][99,25],P2...
17	第二人稱名詞	回指	107	37 2-N[H][45,16],2-N[HD][2,2],2-N[L][23,13],2-N[L][D][2,2],2-N[M][2,2],2-N[M][D][1,1],2-Z/N...
18	第二人稱零代詞		328	51 2-N/Z[H][4,2],2-N/Z[L][2,2],2-Z[H][65,18],2-Z[HD][3,3],2-Z[L][136,24],2-Z[L][D][7,5],2-Z...

Below the table, it states: 共有 86 種詞，詞類總數: 3568 (不包含停用詞)

圖 3-3 CORPRO 介面：詞頻列表與同類詞

The screenshot shows the CORPRO software interface with a list of files and their contents. The right-hand pane shows a list of words and their frequencies.

#	標題	詞	段落	文本內容	檔案路徑
1	1.txt	630	13	k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txt
2	10.txt	486	11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0.txt
3	11.txt	656	17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1.txt
4	12.txt	454	8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2.txt
5	13.txt	403	12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3.txt
6	14.txt	584	11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4.txt
7	15.txt	249	1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5.txt
8	16.txt	493	12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6.txt
9	17.txt	817	10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7.txt
10	18.txt	426	37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8.txt
11	19.txt	516	9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19.txt
12	2.txt	626	5	k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txt
13	20.txt	592	8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0.txt
14	21.txt	416	11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1.txt
15	22.txt	442	5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2.txt
16	23.txt	405	14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3.txt
17	24.txt	561	10	m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4.txt
18	25.txt	538	11	n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5.txt
19	26.txt	399	19	n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6.txt
20	27.txt	403	16	n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7.txt
21	28.txt	648	18	n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8.txt
22	29.txt	603	10	o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29.txt
23	3.txt	496	44	k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txt
24	30.txt	573	15	o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0.txt
25	31.txt	550	15	o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1.txt
26	32.txt	508	9	o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2.txt
27	33.txt	509	4	o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3.txt
28	34.txt	208	9	o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4.txt
29	35.txt	501	12	p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5.txt
30	36.txt	508	13	p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6.txt
31	37.txt	460	9	p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7.txt
32	38.txt	516	13	p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8.txt
33	39.txt	581	20	p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39.txt
34	4.txt	717	24	l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4.txt
35	40.txt	442	9	p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40.txt
36	41.txt	369	7	o	D:\NCCU\論文\語料\B2\korean41.txt

圖 3-4 CORPRO 介面：編輯詮釋資料欄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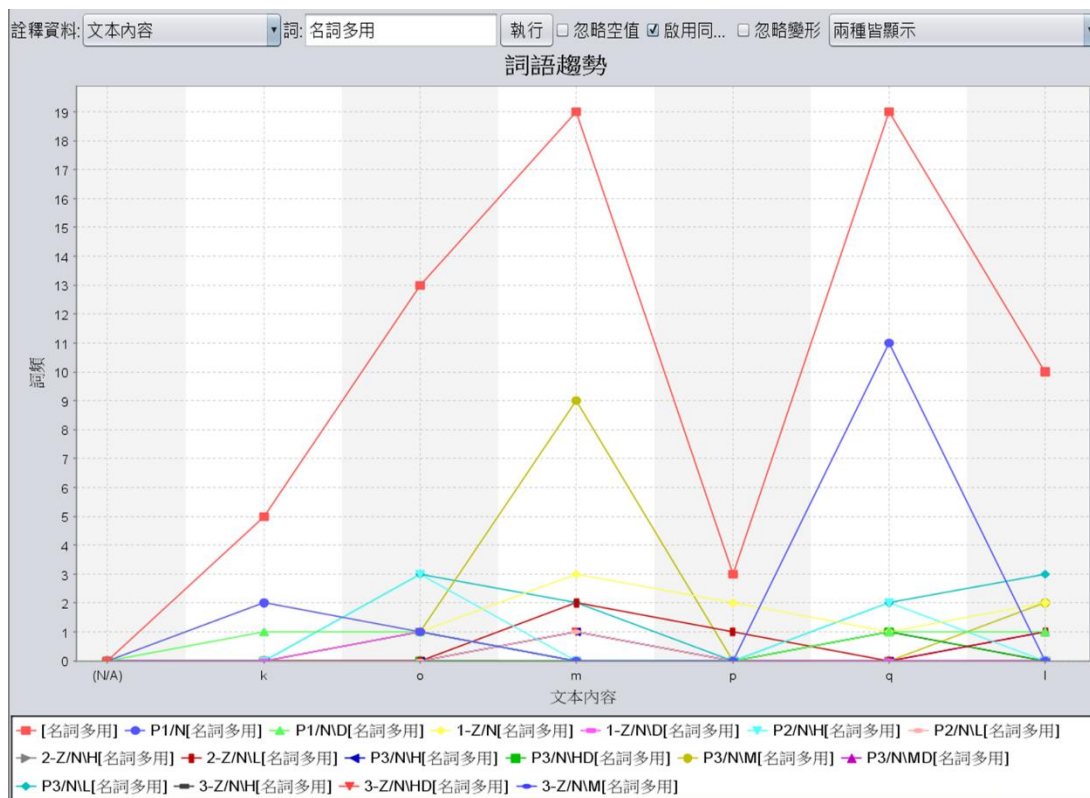


圖 3-5 CORPRO 介面：文本內容與詞語趨勢

CORPRO Alpha C:\Users\user\OneDrive\文件\CORPRO分析\B2KR-ENG/

系統 設定

標的語料庫 詞類列表 關鍵詞脈絡索引 搭配詞 關鍵詞分布 共現頻率 共現分析 參照語料庫 詞語顯著性 字串頻率 詞語趨勢

keyness: log-likeliho... 正負向皆顯示 啟用停用詞 啟用同類詞 忽略變形

#	詞	詞類(...)	% (標的)	詞類(...)	% (參照)	keyness	p-Value
1	第一人稱名詞回指	69	0.264	71	0.475	5.183073446395	0.022807945385
2	第三人稱零代詞	166	0.635	60	0.401	4.303178535634	0.038041211640
3	第二人稱零代詞	328	1.255	144	0.963	3.137957506071	0.076489539579
4	第三人稱代詞回指	785	3.003	429	2.870	0.250084795115	0.617015376940
5	第二人稱代詞回指	274	1.048	147	0.983	0.170890456384	0.679321640477
6	第二人稱名詞回指	107	0.409	57	0.381	0.082021593768	0.774576275342
7	第一人稱零代詞	392	1.499	231	1.545	0.056364192884	0.812337613868
8	第一人稱代詞回指	1032	3.948	597	3.994	0.021429472829	0.883615029006
9	第三人稱名詞回指	415	1.587	240	1.605	0.008165562105	0.927998360892

匯出

圖 3-6 CORPRO 介面：詞語顯著性

總結上述，本研究的語料分析流程如圖 3-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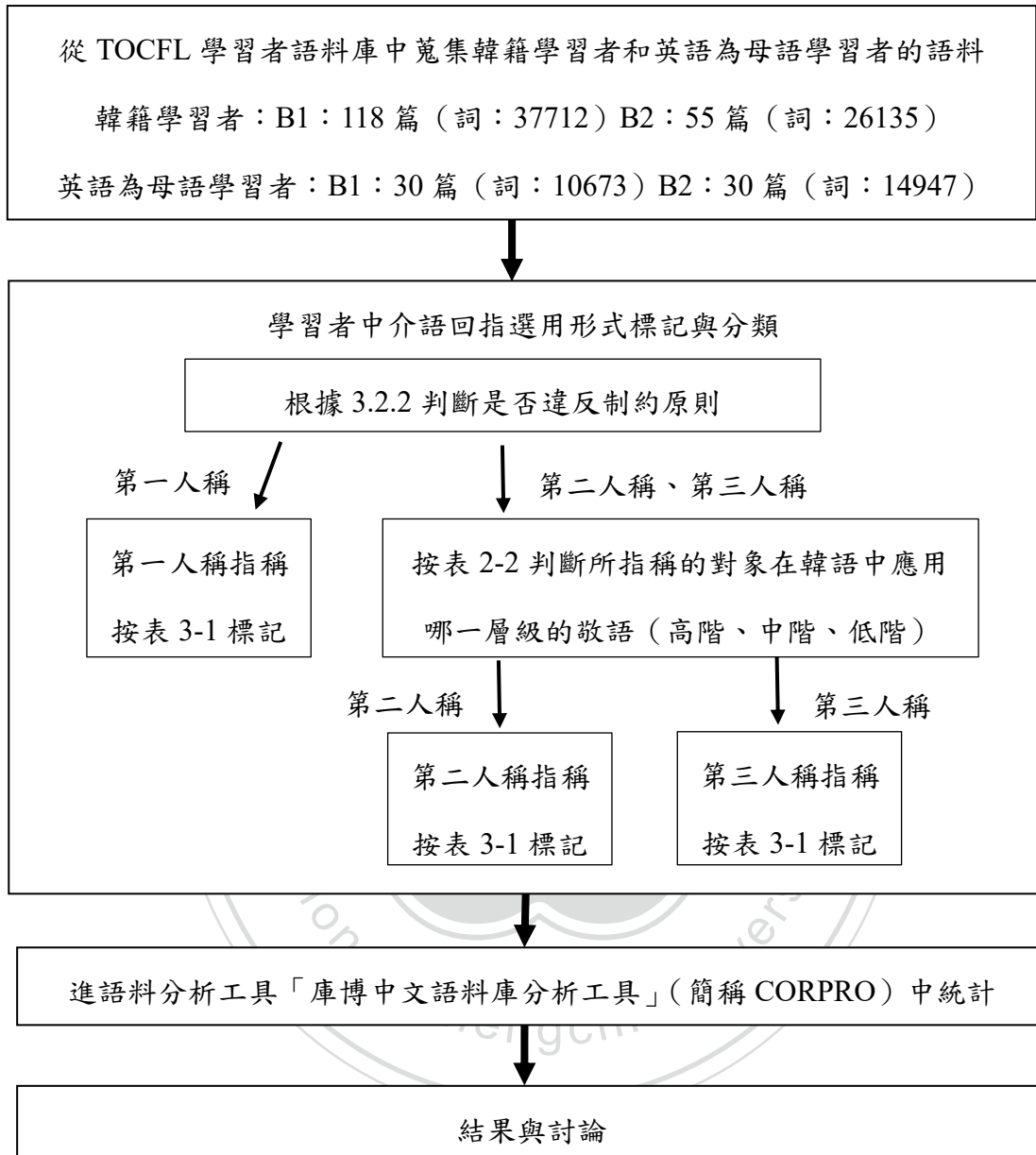


圖 3-7 語料分析流程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有四節，首先在 4.1 討論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並與前人研究漢語母語者的回指形式選用結果對照，分析兩組學習者的習得情況；接著於 4.2 進行偏誤分析，討論兩組學習者不符合漢語使用習慣的回指形式選用情形；再於 4.3 討論指稱對象地位的不同對第二、第三人稱回指形式的影響，探討母語的語用原則是否也會影響第二語言習得；最後，於 4.4 總結研究發現與回應研究問題。

4.1 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

從文獻探討 2.2 中，我們已知韓語利用黏著語發達詞尾的特徵，避免語意模糊，並在語意清楚的情況下根據語言的經濟原則，使之和漢語一樣成為完全代詞脫落的語言，且相較於漢語，韓語在表達時，較少使用代詞，較常使用零代詞，因此本研究根據對比分析假設理論，假設韓籍學習者學習漢語的代詞脫落，即零代詞的使用，不困難，應該比非代詞脫落語言為母語的學習者好。經過語料標記後，表 4-1 為韓籍學習者的語料中（以下簡稱韓語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次數的統計，表 4-2 為英語為母語學習者的語料（以下簡稱英語組）統計結果。B1 韓語組（118 篇）共用了 4705 次回指形式；B2 韓語組（55 篇）共用了 3568 次回指形式。B1 英語組（30 篇）共用了 1359 次回指形式；B2 英語組（30 篇）共用了 1976 次回指形式。

表 4-1 韓語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次數

		代詞回指	零代詞	名詞回指	小計
B1	第一人稱	1903	574	31	2508
	第二人稱	990	277	264	1531
	第三人稱	273	68	325	666
B2	第一人稱	1032	392	69	1493

	第二人稱	785	328	107	1220
	第三人稱	274	166	415	855

表 4-2 英語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次數

		代詞回指	零代詞	名詞回指	小計
B1	第一人稱	581	141	11	733
	第二人稱	241	48	26	315
	第三人稱	147	34	130	311
B2	第一人稱	597	231	71	899
	第二人稱	429	144	57	630
	第三人稱	147	60	240	447

從表 4-1、表 4-2 可以發現，除了第三人稱以名詞回指居多外，兩組的第一人稱、第二人稱回指形式，都以代詞最多、零代詞其次、名詞形式最少的樣貌呈現。以下各小節將以人稱區別來分別描述，主要說明韓語組人稱指稱回指表現，再對比英語組的表現，探討相關問題；而在 4.1.1 和 4.1.3 的討論中，會加入周曉芳（2011）和徐赳赳（1990）對漢語母語者語料的研究數據（以下簡稱漢語組）作為參照組。

4.1.1 第一人稱

圖 4-1 是我們根據 CORPRO，統計出的第一人稱回指形式在語料庫中所佔的詞頻比例製作而成的。表 4-3 則是依據上面兩個表中第一人稱的數據，加上漢語母語者的數據製作而成。漢語組的數據我們採用的是周曉芳（2011）的研究，該研究分析漢語母語者於《新概念作文訓練與寫作》中的第一人稱指稱回

指使用¹⁴，指出母語者的回指形式選用以代詞回指為首，佔 55.17%，零代詞次之，佔了 4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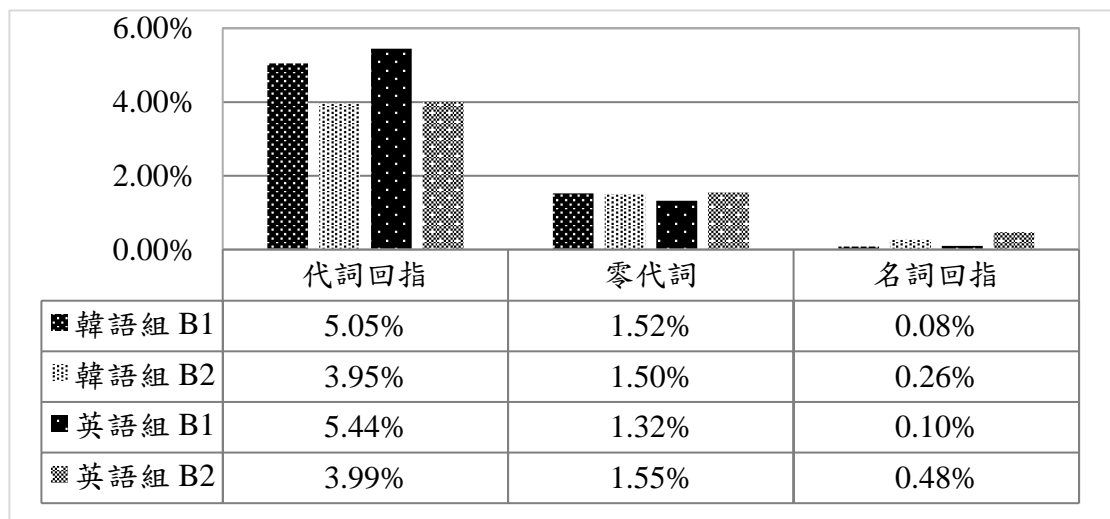


圖 4-1 第一人稱回指形式的詞頻

表 4-3 韓、英、漢語組第一人稱回指形式使用

	代詞回指	零代詞	名詞回指	總計
韓語組 B1	75.88%	22.89%	1.23%	100%
韓語組 B2	69.12%	26.26%	4.62%	100%
英語組 B1	79.26%	19.24%	1.50%	100%
英語組 B2	66.41%	25.69%	7.90%	100%
漢語組	55.17%	44.83%	0%	100%

從圖 4-1 中可以看到韓語組第一人稱代詞回指的詞頻，B1 為 5.05% (1903/37712)，B2 為 3.95% (1032/26135)，B1 比 B2 多了 1.1%，達顯著差異 (LLR = 41.14, $P < 0.05$)。英語組 B1 則為 5.44% (581/10673)，比 B2 多了

¹⁴ 本研究將學習者語料中指稱對象包含第一人稱在內的「大家」、「自己」、「學生」等納入分析統計，不過周曉芳 (2011) 對漢語組的語料的分析是否採相同標準在該文獻中並未提及，因此不得而知。

1.45%，也達顯著差異（ $LLR = 28.08, P < 0.05$ ）。可見兩組學習者的第一人稱代詞回指比例都隨著程度提升而減少；而從表 4-3 中可以看出，兩組學習者的第一人稱代詞回指，都隨著程度提升，比例越來越接近漢語組（55.17%），不過即便是 B2 程度的學習者，代詞回指的比例仍比漢語組的高，而 B2 英語組 66.41%（597/899）比例甚至比韓語組 69.12%（1032/1493）接近漢語組，但未達顯著差異（ $LLR = 0.61, P = 0.435$ ）。表示韓語組與英語組在代詞使用的表現上沒有顯著不同。

在零代詞的部分，韓語組第一人稱零代詞的詞頻，B1 為 1.52%（574/37712），B2 為 1.5%（392/26135），B1 比 B2 多了 0.02%，未達顯著差異（ $LLR = 0.05, P = 0.823$ ）。英語組 B1 為 1.32%（141/10673）比 B2 少了 0.23%，也未達顯著差異（ $LLR = 2.18, P = 0.14$ ）。可見兩組學習者的第一人稱零代詞使用不隨程度提升而有顯著的不同；而從表 4-3 中可以看出即便是 B2 程度的學習者，零代詞的使用比例都比漢語組（44.83%）低，表示韓籍學習者的第一人稱零代詞回指選用看不出母語遷移的影響，和英語為母語學習者一樣有零代詞使用不足的問題。

在名詞回指的部分，韓語組第一人稱名詞回指的詞頻，B1 為 0.08%（31/37712），B2 為 0.26%（69/26135），B1 比 B2 少了 0.18%，達顯著差異（ $LLR = 32.09, P < 0.05$ ）。英語組 B1 則為 0.1%（11/10673），比 B2 英語組少了 0.38%，也達顯著差異（ $LLR = 31.14, P < 0.05$ ）。可見在中高級（B2）的文本中，學習者使用名詞有增高的趨勢；我們進一步觀察名詞回指在 B2 不同文本內容中的分佈比例後，發現文本內容為「代表社區居民寫信給廠長」的第一人稱名詞回指比例，佔兩組學習者語料的前二名，韓語組有 42.03%（29/69），英語組有 28.17%（20/71），這種包含了代表某一群體寫信給他人的寫作任務，在 B1 語料中並沒有，而我們進一步觀察語料後發現，英語組常常直接以該群體的名稱回指，如例（20）（21），韓語組則常常以「我們+群體名」回指，如例（22）（23），造成上述回指形式選用的差異，可能是學習者受到各自母語的影響，在英語中若要描述例（20）（21）的情況，能以 resident（當地居民）或

neighborhood (表示地域的鄰居) 回指，而在韓語中例 (22) (23) 的情境下，通常也會用「我們 (uli) + 群體名」回指。除此之外，B2 英語組 0.48%

(71/14947) 比韓語組多了 0.22%，達顯著差異 (LLR = 11.93, $P < 0.05$)。表示 B2 英語組的第一人稱的名詞回指用得比韓語組多，初步觀察語料後發現 B2 英語組比較常用「自己」回指，如例 (24) (25) (26)，原因是否與 2.2.2 中所提過的，英、漢反身代詞不對應而導致的，或有其他原因仍有待未來深入研究。

- (20) 我[P1]是代表貴工廠附近的居民，王天華[N]。今天寫信表達居民[P1/N]對工廠的控訴。.....最近貴工廠所產生的噪音和臭味令鄰居[P1/N]很不舒服。(L1-英-B2)
- (21) 李廠長的企業在這裡建立已經三十年了，從來沒有跟 Ø[P1/Z]居民[N]有任何的衝突，居民[P1/N]也了解所工廠對我們[Z/P1/D]城市經濟的幫助。(L1-英-B2)
- (22) 如果您工廠不處理的話，我們[P1]居民[Z/N]要跟政府提「關閉工廠案」。(L1-韓-B2)
- (23) 這種環境若影響我們[P1]居民[Z/N]健康的損失，您會怎麼挽回呢？.....但我[P1]剛才說過，我們[P1]居民[N]的多半數是在家養病的老年人。(L1-韓-B2)
- (24) 我[P1]所盼望的就是將來 Ø[Z]把我[P1/D]的心力與腦力專注於考上研究所進修，Ø[Z]發揮自己[N/D]的學術實力。(L1-英-B2)
- (25) 如此進行的話，只怕 Ø[P1/Z]將不能符合公司之領導人所必備的條件。我[P1]必須以自己[N/D]的人生計劃為主去度過生活。(L1-英-B2)
- (26) 這樣我[P1]就可以研究各國的畫而決定自己[N]想往什麼方式繪畫出自己[P1/N/D]的風格。(L1-英-B2)

4.1.2 第二人稱

圖 4-2 是根據 CORPRO 統計出的第二人稱回指形式在語料庫中所佔的詞頻比例製作而成的。

從圖 4-2 中可以看到韓語組第二人稱代詞回指的詞頻，B1 為 2.63% (990/37712)，B2 為 3% (785/26135)，B1 比 B2 少了 0.37%，達顯著差異 (LLR = 7.9, $P < 0.05$)。英語組 B1 則為 2.26% (241/10673)，比 B2 英語組少了 0.61%，達顯著差異 (LLR = 9.06, $P < 0.05$)。這裡顯示兩組學習者都沒有因為程度提升而減少代詞回指，反而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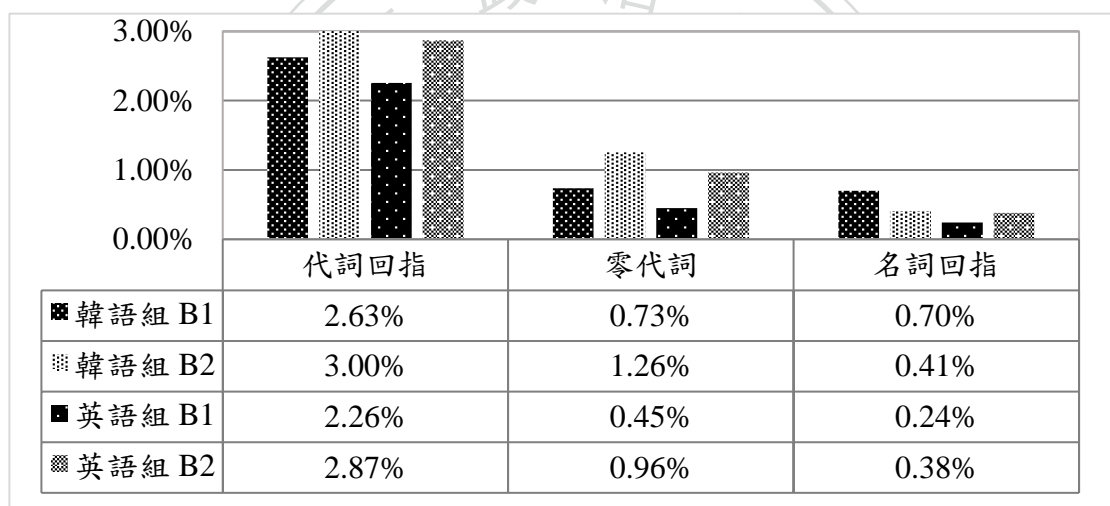


圖 4-2 第二人稱回指形式的詞頻

在零代詞的部分，韓語組第二人稱零代詞的詞頻，B1 為 0.73% (277/37712)，B2 為 1.26% (328/26135)，B1 比 B2 少了 0.53%，達顯著差異 (LLR = 43.23, $P < 0.05$)。英語組 B1 為 0.45% (48/10673) 比 B2 少了 0.51%，也達顯著差異 (LLR = 23.32, $P < 0.05$)。可見兩組學習者的第二人稱零代詞回指比例都隨著程度提升而增加；此外，兩組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韓語組比英語組多了 0.28%，達顯著差異 (LLR = 11.02, $P < 0.05$)，在 B2 程度時，韓語組多了 0.3%，也達顯著 (LLR = 7.23, $P < 0.05$)，表示韓語組在兩個階段零代詞都用得比英語組多。

在名詞回指的部分，韓語組第二人稱名詞回指的詞頻，B1 為 0.7% (264/37712)，B2 為 0.41% (107/26135)，B1 比 B2 多了 0.29%，達顯著差異 (LLR = 23.41, P < 0.05)。英語組 B1 為 0.24% (26/10673) 比 B2 的少了 0.14%，未達顯著差異 (LLR = 3.77, P = 0.052)。表示在 B2 文本中，學習者的第二人稱名詞回指有減少的趨勢；而 B1 韓語組比英語組高出 0.46%，達顯著差異 (LLR = 35.17, P < 0.05)。表示韓籍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比英語組用了更多的名詞回指。進一步觀察語料後發現在指稱「老師」時，B1 韓語組習慣重複以名詞回指，如例 (27)，英語組則習慣用代詞回指，如例 (28)，在 2.2.2 中已知韓語的第二人稱代詞沒有適用於長輩或位於上位關係的指稱詞，且受禮貌原則影響，通常以名詞或零代詞回指需要尊稱的對象，這可能是 B1 韓語組的第二人稱名詞回指用得比英語組多的原因，本研究將於 4.3.1 進一步討論指稱對象為高階者對韓籍學習者回指形式選用的影響。

(27) 所以老師[N\H]我們決定練習的時間跟地點以後 Ø[P2/Z\H]可不可以幫忙我們的練習，我們的中文還不夠，所以沒有老師[N\HD]的幫忙的話我們的練習應該很爛，我們還需要老師[P2/N\HD]的幫忙。(L1-韓-B1)

(28) 老師[N\H]，我希望你[P2\H]每個禮拜有時間可以看我們練習，Ø[Z\H]看看我們跳得或唱得怎麼樣。如果你[N/P2\H]有建議，你[Z/P2\H]就可以告訴我們。(L1-英-B1)

4.1.3 第三人稱

圖 4-3 是根據 CORPRO 統計出的第三人稱回指形式在語料庫中所佔的詞頻比例製作而成的。而表 4-4 是我們依據表 4-1 和表 4-2 中第三人稱的數據，加上漢語母語者的數據製作而成。漢語組的數據採用的是徐赳赳 (1990) 的研究，該研究分析漢語報紙裡短篇敘述文中的第三人稱指稱回指，指出母語者的回指

形式選用以代詞回指為首，佔 44.75% (1273/2845)，零代詞次之，佔了 34.48% (981/2845) 其次為名詞回指，佔了 21% (591/28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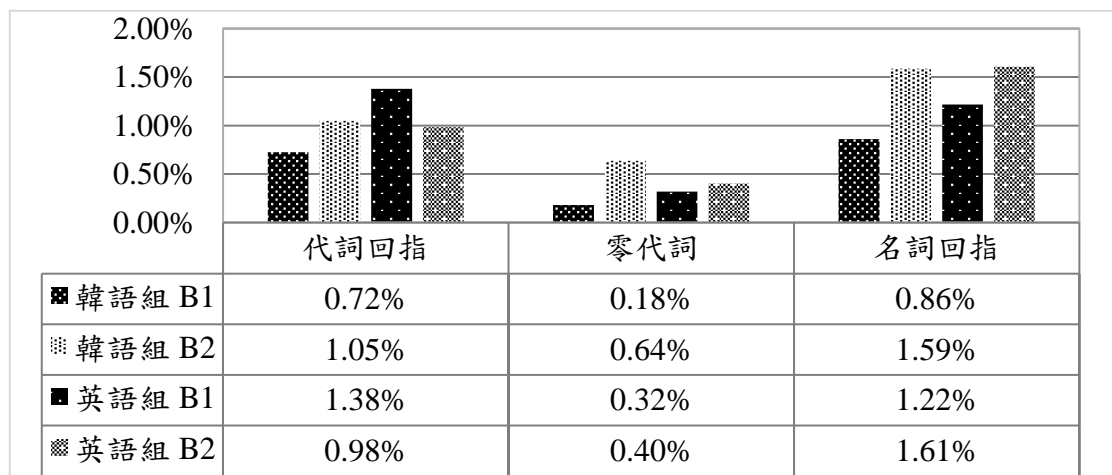


圖 4-3 第三人稱回指形式的詞頻

表 4-4 韓、英、漢語組第三人稱回指形式使用

	代詞回指	零代詞	名詞回指	總計
韓語組 B1	40.99%	10.21%	48.80%	100%
韓語組 B2	32.05%	19.41%	48.54%	100%
英語組 B1	47.27%	10.93%	41.80%	100%
英語組 B2	32.89%	13.42%	53.69%	100%
漢語組	44.75%	34.48%	20.77%	100%

從圖 4-3 中可以看到韓語組第三人稱代詞回指的詞頻，B1 為 0.72% (273/37712)，B2 為 1.05% (274/26135)，B1 比 B2 少了 0.33%，達顯著差異 (LLR = 18.66, $P < 0.05$)。英語組 B1 則為 1.38% (147/10673)，比 B2 多了 0.4%，也達顯著差異 (LLR = 8.3, $P < 0.05$)。可見在 B2 的文本中，韓語組的第三人稱代詞有增高的趨勢，而英語組的第三人稱代詞則有下降的趨勢。

在零代詞的部分，韓語組第三人稱零代詞的詞頻，B1 為 0.18% (68/37712)，B2 為 0.64% (166/26135)，B1 比 B2 少了 0.46%，達顯著差異

(LLR = 86.1, $P < 0.05$)。英語組 B1 為 0.32% (34/10673) 比 B2 少了 0.08%，未達顯著差異 (LLR = 1.18, $P = 0.277$)。可見韓籍學習者的第三人稱零代詞使用比例隨著程度提升而增加。而從表 4-4 可以看出，學習者的零代詞比例雖然越來越接近漢語組 (34.48%)，但是 B2 程度的學習者，零代詞的比例仍比漢語組低，可見不論是韓籍學習者或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都有第三人稱零代詞使用不足的問題。不過 B2 韓語組的詞頻，比英語組 0.4% (60/14947) 的高，且達顯著差異 (LLR = 9.91, $P < 0.05$)，表示雖然兩組學習者都有零代詞不足的問題，但 B2 程度的韓語組相對地比英語組更常使用零代詞。

在名詞回指的部分，韓語組第三人稱名詞回指的比例，B1 為 0.86% (325/37712)，B2 為 1.59% (415/26135)，B1 比 B2 少 0.73%，達顯著差異 (LLR = 68.72, $P < 0.05$)。英語組 B1 為 1.22% (130/10673) 比 B2 少了 0.39%，也達顯著差異 (LLR = 6.6, $P < 0.05$)。可見在 B2 文本中，兩組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名詞回指都有增加的趨勢。而從表 4-4 可以看出，和漢語組 (20.77%) 比起來，兩組學習者的第三人稱名詞回指比例都比較高，可見不論是韓籍學習者或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都有第三人稱名詞回指多用的問題。綜合上述，我們觀察到與漢語組比起來，學習者第三人稱的代詞回指和零代詞用得比較少，名詞回指用得比較多，原因可能是學習者沒辦法把握指稱的人物能否用代詞或零代詞清楚地回指，因此為了保險起見選擇用名詞回指。

4.2 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之偏誤分析

本節將學習者違反 3.2.1 中的制約原則 (以下稱之為偏誤) 之回指形式選用情況分為三個主要類型，分別是「代詞多用」、「零代詞多用」和「名詞多用」，而每個主要類型下會有兩個次要類型，「代詞多用」包含名詞回指誤為代詞回指 [N/P] 以及零代詞誤為代詞回指 [Z/P]，「零代詞多用」則包含名詞回指誤為零代詞 [N/Z] 與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 [P/Z]，「名詞多用」包含代詞回指誤為名詞回指 [P/N] 和零代詞誤為名詞回指 [Z/N]。根據上述分類方式，將韓語組和英語組的偏誤率分別整理成表 4-5 和表 4-6。

表 4-5 韓語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偏誤率

		B1 韓語組	B2 韓語組
代詞多用 [N/P]、[Z/P]	第一人稱	15.07% (378/2508)	10.72% (160/1493)
	第二人稱	13.85% (212/1531)	7.95% (97/1220)
	第三人稱	6.91% (46/666)	3.98% (34/855)
零代詞多用 [N/Z]、[P/Z]	第一人稱	5.86% (147/2508)	5.83% (87/1493)
	第二人稱	4.31% (66/1531)	5.66% (69/1220)
	第三人稱	1.5% (10/666)	5.38% (46/855)
名詞多用 [P/N]、[Z/N]	第一人稱	0.2% (5/2508)	1.41% (21/1493)
	第二人稱	3.2% (49/1531)	2.62% (32/1220)
	第三人稱	4.35% (29/666)	4.33% (37/855)
平均偏誤率		6.14%	5.32%

表 4-6 英語組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偏誤率

		B1 英語組	B2 英語組
代詞多用 [N/P]、[Z/P]	第一人稱	12.55% (92/733)	7.23% (65/899)
	第二人稱	11.75% (37/315)	9.52% (60/630)
	第三人稱	5.47% (17/311)	3.8% (17/447)
零代詞多用 [N/Z]、[P/Z]	第一人稱	4.37% (32/733)	5.23% (47/899)
	第二人稱	2.22% (7/315)	5.4% (34/630)
	第三人稱	3.86% (12/311)	3.36% (15/447)
名詞多用 [P/N]、[Z/N]	第一人稱	0.41% (3/733)	3.34% (30/899)
	第二人稱	0.63% (2/315)	1.75% (11/630)
	第三人稱	1.93% (6/311)	6.26% (28/447)
平均偏誤率		4.8%	5.1%

從這兩個表可以看出，韓語組無論是 B1 或 B2 都是代詞多用的偏誤率最高，也就是把名詞誤用為代詞或零代詞誤用為代詞，偏誤率的前三名分別是 B1 的第一人稱代詞、第二人稱代詞和 B2 的第一人稱代詞。英語組前三名則是 B1 第一人稱代詞、第二人稱代詞和 B2 的第二人稱代詞。而韓語組 B1 的平均偏誤率比 B2 高，符合預期，隨著程度提升，偏誤率下降，不過從表 4-5 也可以看到韓語組有三個小類（灰階處）的偏誤率表現不如預期；英語組的則是 B1 比 B2 低，不符合預期，其中有五小類（表 4-6 灰階處）呈現偏誤率升高趨勢。我們將在下述各小節進一步描述各類偏誤與試圖解釋。

4.2.1 代詞多用

從表 4-5 和表 4-6 代詞多用的數據，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兩組學習者的偏誤率都隨著程度提升而降低，顯見學習者對於使用代詞與否的能力有了意識。而兩組學習者代詞多用的偏誤以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為主；例 (29) 到 (36) 為第一人稱的 Z/P（零代詞誤用為代詞回指）偏誤，例 (37) 到 (44) 為第三人稱的偏誤。我們推測學習者將零代詞誤用為代詞回指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學習者不確定若將代詞省略，零代詞能否清楚地回指，因此保險一點地選擇代詞回指；第二，在初級華語教學時，教師為了讓學習者能練習產出句子，通常會要求學習者以完整的句子回答問題，因此學習者受訓練遷移的影響，在 B1 程度時，代詞回指多用的偏誤率更高。

(29) 我[P1]覺得你也應該跟我[P1]一樣吧?! 我[Z/P1]希望你也很開心。

(L1-韓-B1)

(30) 我[P1]來台灣已經過了半年了。我[Z/P1]在這裡什麼都好，請放心。

(L1-韓-B1)

(31) 我[P1]是王天華，Ø[Z]是住在您工廠附近的人，我[Z/P1]給您寫這一封信，是 Ø[Z]有一件建議的緣故。(L1-韓-B2)

- (32) 第一，我們[Z/P1]希望李廠長為了我們[P1]鄰居[N]趕快設備隔音牆，……第二，我們[Z/P1]希望李廠長為了整個社區的空氣儘量不要排放臭味。(L1-韓-B2)
- (33) 我[P1]知道大部分的同學下課以後有時間，我[Z/P1]希望他們會跟我[P1]一樣努力。(L1-英-B1)
- (34) 我[P1]被他印象了，我[Z/P1]一直忘不了他。(L1-英-B1)
- (35) 我[P1]非常肯定貴單位的能力，我[Z/P1]也知道即使你們努力工作難免會有一些漏洞 (L1-英-B2)
- (36) 我[P1]是你的好朋友；我[Z/P1]也了解妳的個性 (L1-英-B2)
- (37) 再說他給你[P2\L]回答的話請你[Z/P2\L]馬上給我打電話或是給我回信。(L1-韓-B1)
- (38) 真的好想你們[P2\H]!請你們[Z/P2\H]多保重! (L1-韓-B1)
- (39) 所以下次有人要你[P2\L]幫他買東西，你[Z/P2\L]要確認看看他真想要你[P2\L]幫他買東西呢! (L1-韓-B2)
- (40) 妳[P2\L]先問她錢包找到了沒，你[Z/P2\L]主動跟她開口講話。這樣她會非常感謝你[P2\L]的。(L1-韓-B2)
- (41) 因為我們的宿舍是兩人房所以希望你[P2\M]不要過常帶你[Z/P2\MD]的異性朋友到宿舍閒聊或有任何親密的行為。(L1-英-B1)
- (42) 而且你[P2\L]不習慣台灣菜。你[Z/P2\L]也很想念你[P2\LD]的家人。(L1-英-B1)
- (43) 其次當你[P2\L]把你[Z/P2\LD]的愛好變成你[P2\LD]的工作，你[P2\L]就會有更大的動機。(L1-英-B2)
- (44) 我們很欣賞你[P2\HD]工廠的工作，但是我們對你[Z/P2\LD]的工廠有一些困擾。(L1-英-B2)

另外，在代詞多用中，N/P（名詞回指誤用為代詞回指）的部分，雖然筆數不多，但研究者觀察數據後發現這類偏誤大多為第二人稱，且集中於「向老師

反映課程問題」和「與老師討論晚會表演事宜」的文本內容中，我們觀察了 B1 程度學習者的語料後發現，有些韓籍學習者會通篇以「您」回指老師，如例 (45)，英語為母語學習者則通篇以「你」或「您」回指老師，如例 (46)，根據 2.1.3 中探討中介語形成的過程來看，韓籍學習者通篇以第二人稱代詞「您」回指老師，可能是受目標語過度泛化的影響，韓籍學習者學到「您」是漢語第二人稱代詞的敬稱以後，認為只要用「您」回指，就不失禮貌，而英語為母語學習者除了可能受上述的目標語過度泛化影響之外，也可能是受到語際遷移的影響，因為在英語的語言規則下，可以直接用代詞指稱老師。

(45) 老師[N\H]，好！我是王天華。您[P2\H]週末過得怎麼樣？我今天在複習我們這個星期學習的內容。從學期的開始，已經過了兩個星期。我很喜歡您[N/P2\HD]的熱心對我們學生因為您[P2\H]鼓勵我很多。(L1-韓-B1)

(46) 親愛的老師：過了這兩個禮拜上你[N/P2\H]教的課我都很開心很高興。可是，我現在還有一點點的問題，覺得沒辦法接受你[P2\HD]的上課的方式。(L1-英-B1)

綜合上述，兩組學習者的代詞多用偏誤率不論在第幾人稱都是 B1 比 B2 高，符合我們的預期，顯示學習者隨著程度提升，越來越能掌握目標語的規則。

4.2.2 零代詞多用

從表 4-5 和表 4-6 中，可以看出韓語組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以及英語組的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零代詞多用呈現偏誤率升高的趨勢，不符合預期。例 (47) 到 (50) 為兩組學習者第一人稱的 P/Z (代詞回指誤為零代詞) 偏誤，例 (51) 到 (54) 為第二人稱的偏誤，例 (55) (56) 為韓籍學習者第三人稱的偏誤。我們推測學習者將代詞誤用為零代詞回指的原因可能是將目標語過度泛

化導致的，在 4.1 我們已知韓語組以及英語組的零代詞選用會隨程度提升而增加，顯見學習者運用零代詞的能力提升了，開始學會使用零代詞回指篇章中的人物、銜接小句，但也可能因此忽略了代詞回指在篇章中受標記事件轉換的制約原則，認為只要指涉對象在前文中出現過就都能以零代詞回指，因此零代詞多用的偏誤不減反增。由此也可知，代詞用與不用的複雜性，對兩組學習者而言，均難以掌握。

- (47) 我[P1]平常買食材料的時候 Ø [Z]非常注意選擇東西，因為最近的環境越來越不好，而且做農業上用農藥的農民越來越增加，所以 Ø [P1/Z]非常嚴格選「有機食品」。(L1-韓-B2)
- (48) 同學說我[P1]拿他的錢包的時候，Ø [P1/Z]真的很生氣。因為當時我[P1]跟他的關係挺不錯，Ø [Z]無法相信他說我[P1]拿他的錢包這件事。(L1-韓-B2)
- (49) 我[P1]前往頂好超市找老闆，相關人士卻將我[P1]堵在門口外，實在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當時 Ø [P1/Z/D]心情除了憤怒、擔心，其實 Ø [Z]也很難過，難道台灣社會已經淪陷至這種地步了嗎？(L1-英-B2)
- (50) 我[P1]知道有時候 Ø [P1/Z]並不是最好的兒子，但是我[P1]完全做任何的事不會傷害我們[P1\D]的關係。(L1-英-B2)
- (51) 我看到你[P2\LD]的信件後我也十分難過，其實有時候會常發生這種事，因此 Ø [P2/Z\L]先不要那麼傷心。(L1-韓-B2)
- (52) 你[P2\L]沒有跟他很熟的話 Ø [Z\L]一定要先問好到底真的需要那種東西，回國前 Ø [P2/Z\L]應該先拿他的錢去買 (L1-英-B2)
- (53) 更何況你[P2\L]有坐在他旁邊,所以在一時的情急下才會誤會你[P2\L]偷了他的錢包。而且事後 Ø [P2/Z\L]也已經證明了錢報不是你[P2\L]偷的 (L1-英-B2)
- (54) 我覺得你[P2\LD]的中文很好，但是你[P2\L]還不習慣中國文化，你 [Z/P2\L]以後習慣中國文化，Ø [P2/Z\L]就會懂微妙的語氣。(L1-韓-

B2)

(55) 因為他[P3\M]確定說沒有農藥、很新鮮，我才買「有機蔬菜」。可是發生事情後 Ø[P3/Z\M]也又說說謊。(L1-韓-B2)

(56) 因為，雖然她[P3\M]只是跟美英開玩笑，那當時 Ø[P3/Z\M]為何沒有講清楚讓美英誤會呢？(L1-韓-B2)

從兩組學習者零代詞多用的整體偏誤率來看，韓語組 B1 為 4.74%

(233/4705) B2 為 5.66% (202/3569)，英語組 B1 為 3.75% (51/1359) B2 為 4.86% (96/1976)，學習者到了 B2 時偏誤率反而升高了，和我們的預期不一樣，可見學習者的零代詞選用雖然會隨程度提升而增加，但是有過度泛化的現象，零代詞的用與不用對兩組學習者而言都不容易掌握。

4.2.3 名詞多用

從表 4-5 和表 4-6 中可以看出韓語組的第一人稱以及英語組的所有人稱，名詞多用呈現偏誤率升高的趨勢，不符合預期，而兩組學習者名詞多用的偏誤率都是第三人稱最高。我們進一步觀察語料後發現，第一人稱偏誤原因和 4.1.1 討論過的有關，韓籍學習者習慣以「我們+N」回指包含自己在內的群體，如例 (57)，英語學習者則習慣以該群體的名稱回指，如例 (58)，此外，英語學習者也比較常用「自己」回指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如例 (59) 到 (62)。在第三人稱的部分，我們觀察到韓語組較常以「這/那+個/位+N」回指第三人稱，如例 (63) (64)，我們認為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受韓語影響，因為從 2.2.2 中的表 2-2 可知，韓語中能與漢語的第三人稱代詞對應的回指形式就是「指示詞+名詞」或「指示詞+量詞」；二是普遍學習者的偏誤用法，Jin (1994) 也發現學習華語一年的英語為母語學習者，有過度使用指示詞「這個」、「那個」指稱，鮮少使用光桿名詞回指，不過上述兩點都還需要未來進一步研究驗證。此外，造成第三人稱的名詞多用偏誤在兩組學習者中偏誤率都比較高的原因也可能是因為寫作內容的情境常常出現兩位以上需要以第三人稱指稱的人物，因此學習者

在不確定能否以代詞或零代詞就能清楚回指的情況下，選擇重覆以名詞回指，造成名詞多用，如例（65）（66）（67）。

- (57)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Z/P1]以為得到感冒，可是全家人[N]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P1]大家[Z/N]一起到醫院去看醫生。(L1-韓-B2)
- (58) 我[P1]是代表住在你工廠附近住民的王天華，今天 Ø[Z]寫信來通知
你，最近你的工廠發出的噪音和臭味已經造成對住民[P1/N]不小的影
響。(L1-英-B2)
- (59) 按照自己[P1/N\D]的經驗而說，華語非母語的人常常跟我們[P1]華人的
朋友容易發生誤會。我[P1]以前讀大學的時候常搞錯老師、同學的意
思。(L1-英-B2)
- (60) Ø[Z]收到你不幸的消息我[P1]很難過因為我[P1]自己[Z/N]有類似的經
驗我[Z/P1]可以了解你的困惑。(L1-英-B2)
- (61) 由於近期經濟不景氣造成蠻多人有過同樣的經驗，我[P1]也不例外。
當時，我[P1]自己[Z/N]在一家大飯店職務，Ø[Z]與同事們和老闆都相
處得很好。(L1-英-B2)
- (62) 希望我說了那麼多，你[P2\L]可以自己 Ø [Z/N\L]想通，Ø[2-Z\L]不要
再為了這件事情煩惱了。(L1-英-B2)
- (63) 那場活動請來的一位有名的人，所以我寫給你一封信，想跟你講我們
學校舉辦的活動的情形、學校為什麼要請那個人[N\H]來、那個人
[P3/N\HD]的樣子。(L1-韓-B1)
- (64) 雖然她[P3\M]誤會妳是不應該的，但是我想可能這位同學[P3/N\M]心
裡也非常著急吧。妳就將心比心幫忙這位朋友[P3/N\M] (L1-韓-B2)
- (65) 前幾個禮拜，一位我的室友[N\MD]的錢包也不見了。他[P3\M]懷疑是
他[P3\MD]的一位同學[N\M]偷的。不過我的室友[P3/N\M]並沒有去跟
那個人[N\M]說 (L1-韓-B2)
- (66) 如果您覺得弟弟[N\L]太年輕，那您也可以考慮讓小林[N\M]試著經營

公司。小林[P3/N\M]已經跟著公司十五年了。(L1-英-B2)

(67) 我還記得當時我同學指責我偷了他[P3\L]剛買的遊戲機，Ø[Z\L]甚至在全班人的面前侮辱我，Ø[Z\L]說我是個小偷。這是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的事。後來，我的同學[P3/N\L]在另一個同學的書包裡找到他[Z/P3\LD]的遊戲機，這才證明了我的清白。(L1-英-B2)

從 B2 英語組名詞多用的整體偏誤率 3.49% (69/1976) 比韓語組 2.52% (90/3569) 高，以及英語組不論是第幾人稱的偏誤率都是 B2 比 B1 高這兩點來看，英語組在何時該用名詞回指的習得上較韓語組需要更長的時間。

4.3 指稱對象對回指形式選用的影響

從文獻探討 2.2.2 中，我們已知在韓語中指稱第二、第三人稱時會根據指稱對象的地位、與說話者的關係等因素影響回指形式，意即韓語第二、第三人稱回指形式有高階、中階、低階之分，當指稱對象的地位是高階時，例如父母、老師或上司時，通常都會使用名詞回指，避免使用代詞回指，但是在相同的情境下，漢語以名詞回指、代詞回指，或兩者交互使用都可以接受；英語則是通常以姓或名直接稱呼，也能使用代詞回指；因此本研究假設韓籍學習者的第二、第三人稱回指形式選用會受母語影響，在指稱對象的地位於韓語中必須使用敬語形式的中階和高階時，名詞回指的比例會比英語組多。以下將說明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學習者在指稱對象位階不同時回指形式選用的情況，本節將按指稱對象的位階來描述。

4.3.1 指稱對象高階

表 4-7 為學習者對指稱對象為高階的回指形式選用比例。

表 4-7 指稱對象高階的回指形式選用比例

	代詞回指	零代詞	名詞回指	小計

B1 韓語組	44.86% (358/798)	17.42% (139/798)	37.72% (301/798)	100% (798/798)
B2 韓語組	56.14% (247/440)	20.91% (92/440)	22.95% (101/440)	100% (440/440)
B1 英語組	55.36% (93/168)	8.33% (14/168)	36.31% (61/168)	100% (168/168)
B2 英語組	55.42% (179/323)	18.58% (60/323)	26% (84/323)	100% (323/323)

首先我們來看韓語組的表現，B1 學習者指稱對象為高階的共有 798 筆，回指形式選用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別是代詞回指佔了 44.86% (358/798)，名詞回指佔了 37.72% (301/798)，零代詞佔了 17.42% (139/798)；B2 共用了 440 次，比例由高至低分別是代詞回指佔了 56.14% (247/440)，名詞回指佔了 22.95% (101/440)，零代詞佔了 20.91% (92/440)。可以看出在名詞回指的部分，B1 的選用比例比 B2 高，而代詞回指和零代詞則是 B1 比 B2 低。我們觀察了語料後發現，韓籍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對於指稱對象為高階的人物，回指形式的選用有反覆使用名詞回指，如例 (68) 到 (71)，或如 4.2.1 中提過的，通篇以代詞「您」回指的傾向，如例 (72)；而到了 B2 程度時，回指形式的選用越來越接近漢語母語者，更加懂得如何交互使用名詞、代詞和零代詞回指，如例 (73) (74)。

(68) 老師[N\H]還有不要忘記晚會的那天要去慶功宴喔!地點的話還沒有確定好，之後正確的地點會通知老師[N\H]!! (L1-韓-B1)

(69) 我還要說我們對國語中心和老師[N\H]的要求部份。說起來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練習表演的時候請老師[N\H]幫我們看看我們的中文發音 (L1-韓-B1)

(70) 我[P1]已經告訴我媽[N\H]了。我媽[P3/N\H]也很高興你來 (L1-韓-

B1)

(71) 在那家吃了很多各種各樣的菜和喝了不少瓶酒可是到了要付錢的時候，才發現錢都被偷了，**老闆**[N\H]沒辦法讓我洗碗筷。我求你寄給我兩萬塊錢，不然**老闆**[N\H]還不讓我回家。(L1-韓-B1)

(72) 可是您[P2\H]可不可以幫助我們呢？如果您[N/P2\H]有時間的話，請您[Z/P2\H]幫我們改一下劇本。因為劇本是我們自己寫的，所以可能有幾個文法的問題。如果您[N/P2\H]可以的話，我馬上給您[P2\H]上傳我們的劇本。謝謝您[N/P2\H]！（L1-韓-B1）

(73) 剛好我的**老師**[N\H]是很聰明的人，**他**[P3\H]先把全部的學生先離開教室後，**Ø**[Z\H]開始一個個檢查學生的書包。(L1-韓-B2)

(74) 我也想經營**爸爸**[N\HD]的公司，我知道你[P2\H]設立公司的時候，**Ø**[Z\H]多麼努力和專心。(L1-韓-B2)

接著我們來看英語組的表現，B1 學習者指稱對象為高階的共有 168 筆，回指形式選用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別是代詞回指佔了 55.36% (93/168)，名詞回指佔了 36.31% (61/168)，零代詞佔了 8.33% (14/168)；B2 英語組共用了 323 次，比例由高至低分別為代詞回指佔了 55.42% (179/323)，名詞回指佔了 26% (84/323)，零代詞佔了 18.58% (60/323)。可以看出英語組的代詞回指佔得最多，而名詞回指，B1 的比例較 B2 高，而零代詞則是 B1 的比例比 B2 低。觀察語料後我們發現，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傾向交互使用名詞和代詞回指，較少使用零代詞，如例 (75) 到 (78)。而到了 B2 程度時，學習者運用零代詞的能力提升，零代詞的選用就增加了，如例 (79) (80)。

(75) 親愛的媽媽，我真的很高興看到**妳**[P2\H]寫的信，**妳**[P2\H]總算要來台灣了！因為**妳**[P2\H]已經去過中國**妳**[Z/P2\H]知道中國菜是怎樣。(L1-英-B1)

(76) **房東**[N\H]為人和藹可親，操守良好。**他**[Z/P3\H]是一個可靠的人，我

覺得這一類房東是罕見的。如果你對我所描述的房子有興趣，我可以介紹房東[P3\N\H]給你認識。(L1-英-B1)

(77) 老師[N\H]，我希望你[P2\H]每個禮拜有時間可以看我們練習，Ø[Z\H]看看我們跳得或唱得怎麼樣。如果你[N/P2\H]有建議，你[Z/P2\H]就可以告訴我們。(L1-英-B1)

(78) 但是我爸爸[N\H]覺得美國沒有忠孝節義，社會的風氣是每況愈下的。他[P3\H]覺得我來台灣會轉變我西方的功利主義和開放觀念。(L1-英-B1)

(79) 我想，若父親[N\H]Ø[P2/Z\H]願意的話，最適當的解決方法就是Ø[Z\H]把公司交給弟弟。(L1-英-B2)

(80) 比如說一個人[N\MD]的老婆[N\M]被殺死，警察[N\H]以為是他[P3\M]幹的，Ø[Z\M]一直追他[P3\M]，可是最後要犯[N\M]自己[N\M]破案提出給警察[N\H]看。(L1-英-B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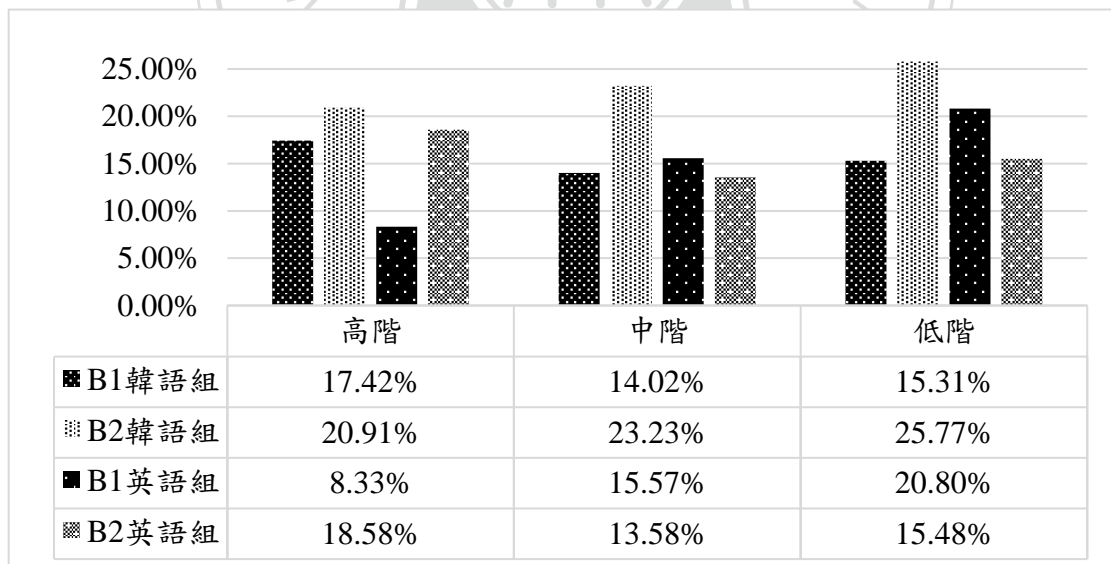


圖 4-4 不同位階的指稱對象零代詞選用比例

綜合上述學習者對指稱對象為高階的回指形式選用，我們發現兩組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多選用名詞或代詞回指，不過到了 B2 程度時，就能開始交互使用三種回指形式。而在 B2 程度時，韓語組的名詞回指選用比例比英語組低，可

見韓語組並沒有因為韓語通常以名詞回指指稱對象為高階的人物，名詞回指就用得比英語組多，反而是零代詞的選用比例韓語組不論程度都比英語組的高，圖 4-4 為學習者整體的零代詞使用分布比例，可以看到只有在指稱對象為高階時，B1 韓語組的零代詞明顯高於英語組。這表示韓籍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可能受母語影響，所以相對於英語組，比較不傾向選用代詞回指，因此零代詞用得明顯比英語組多，而隨著程度提升，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應用零代詞的能力也提升了，在 B2 程度時，兩組學習者零代詞選用的比例差距就變小了。

4.3.2 指稱對象中階

表 4-8 為學習者對指稱對象為高階的回指形式選用比例。

表 4-8 指稱對象中階的回指形式選用比例

	代詞回指	零代詞	名詞回指	小計
B1 韓語組	62.52% (397/635)	14.02% (89/635)	23.46% (149/635)	100% (635/635)
B2 韓語組	37.79% (288/762)	23.23% (177/762)	38.98% (297/762)	100% (762/762)
B1 英語組	57.79% (167/289)	15.57% (45/289)	26.64% (77/289)	100% (289/289)
B2 英語組	33.33% (81/243)	13.58% (33/243)	53.09% (129/243)	100% (243/243)

首先我們來看韓語組的表現，B1 學習者指稱對象為中階的共有 635 筆，回指形式選用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別是代詞回指佔了 62.52% (397/635)，名詞回指佔了 23.46% (149/635)，其次為零代詞佔了 14.02% (89/635)；B2 共用了 762 次，比例由高至低分別為名詞回指佔了 38.98% (297/762)，代詞回指佔了 37.79% (288/762)，其次為零代詞佔了 23.23% (177/762)。可以看出在名詞回

指和零代詞的部分，B1 的比例比 B2 低，代詞回指則是 B1 比 B2 高。表示韓籍學習者在指稱對象為中階的名詞回指和零代詞，會隨程度提升而增加選用。我們觀察語料後發現指稱對象為中階的名詞回指大多都是指稱第三人稱的，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多以名詞和代詞交替回指指稱對象為中階的人物，如例 (81)，而到了 B2 程度時，代詞回指的比例減少，出現了反覆以名詞回指，如例 (82) (83)，或反覆以零代詞回指的特色，如例 (84) (85)。

(81) 我跟我室友[N\M]已經講好了。下個月，你來的時候，我們一起去我室友[P3/N\MD]的老家。她[P3\MD]老家是在台東。(L1-韓-B1)

(82) 趁著這機會而仔細思考妳跟同學[N\M]之間有否親密的互動。尤其事，別忘記同學[P3/N\M]與妳的關係比這件事情還重要 (L1-韓-B2)

(83) 所以那天我在超級市場買蔬菜的時候，問賣方[N\M]這蔬菜裡面有沒有農藥？賣方[P3/N\M]直接說一說這蔬菜不但很新鮮，而且絕對沒有農藥。因此，我完全相信賣方[P3/N\MD]的講話就買那蔬菜了。(L1-韓-B2)

(84) 如果他們[P3\M]聽我的意見以後，Ø[Z\M]對我說「抱歉，我們也才知道這件事情，以後要注意。」Ø[Z\M]這樣說的話，我不會這麼生氣。但是他們[P3\MD]的反應是跟我希望的完全相反，Ø[P3/Z\M]一點也不聽我的意見 (L1-韓-B2)

(85) 我認為你們班同學[N\MD]的情況也差不多，她[P3\MD]的想法也只是這麼單純。現在 Ø[P3/Z\M]回到家，Ø[Z\M]慢慢再想起今天的事情，Ø[Z\M]一定對妳感到抱歉，改天 Ø[P3/Z\M]應該會向妳道歉。(L1-韓-B2)

接著我們來看英語組的表現，B1 學習者指稱對象為中階的共有 289 筆，回指形式選用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別是代詞回指佔了 57.79% (167/289)，名詞回指佔了 26.64% (77/289)，最後是零代詞佔了 15.57% (45/289)；B2 英語組共用

了 243 次，比例由高到低分別是名詞回指佔了 53.09% (129/243)，代詞回指佔了 33.33% (81/243)，零代詞佔了 13.58% (33/243)。可以看出在名詞回指的部分 B1 的選用比例明顯比 B2 低，而代詞回指和零代詞則是 B1 的選用比例比 B2 高。我們觀察語料後，發現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和韓語組差不多，大多使用名詞和代詞回指，如例 (86) (87) (88)；而 B2 的名詞回指大多是第三人稱，如例 (89)，原因可能和 4.2.3 中提過的一樣，在 B2 的寫作任務中，常常出現兩位以上需要第三人稱指稱的人物，因此在不確定能否以代詞或零代詞回指的情況下，學習者傾向選擇以名詞回指。

(86) 這就要從我們**校長**說起了。他[P3\HD]的兒子念大學的時候兒是跟友友馬室友。所以這時候兒，**校長**[N\H]問他[P3\HD]兒子請友友馬參加我們的活動。一般來說，明星很忙所以我認為友友馬來參加我們的晚會很奇怪。(L1-英-B1)

(87) 這晚上，我遠遠看的一個**男生**[N\M]。我不認識他[P3\M]，也不知道他[P3\MD]的名字。我看到他[P3\M]跟你聊天，所以你一定認識他[P3\M]。他[P3\M]長得很高，又加上不錯的樣貌。從他[Z/P3\MD]的身材來看，他[P3\M]似乎是健身房的常客。那天他[P3\M]穿灰色的上衣和牛仔褲。他[Z/P3\M]好像有戴著一個帽子。(L1-英-B1)

(88) 我有一個新的**室友**。我覺得她[P3\M]是最不好種的室友。她[Z/P3\M]髒得不得了。我每天問她[P3\M]洗她[P3\MD]的髒碗髒盤子可是她[P3\M]不願意。真的麻煩。我每天有兩個小時的中文課，所以你來的時候那兩個小時要跟我**室友**[P3/N\M]談話。(L1-英-B1)

(89) 我從來沒想過他們[P3\M]可能會面臨到經濟的問題。但是上個月，**先生**[N\MD]的銀行跟**員工們**宣布要縮小在台灣的規模。他們[P3\M]只能有兩個選擇：接受降薪或自動離職。那位**太太**[N\M]去年因為健康因素，Ø [Z\M]請了長假，而現在公司卻請她[P3\M]把假改為離職。(L1-英-B2)

綜合上述學習者對指稱對象為中階的回指形式選用，我們發現韓語組在 B1 程度時就能交互使用名詞和代詞回指，到了 B2 程度時，代詞回指則大幅減少，多用名詞或零代詞回指。B1 英語組的學習者的表現和韓語組差不多，但 B2 時則以名詞回指和代詞回指居多，顯見韓語組比英語組在中階指稱回指中，使用更多的零代詞。另外，我們發現文本的特性也會影響名詞回指的表現，這可以從兩組學習者的名詞回指都是 B2 比 B1 多看出，我們觀察語料後發現名詞回指多集中於回指第三人稱，原因可能是 B2 程度的寫作任務，常常包含兩位以上的第三人稱，漢語的第三人稱回指會隨篇章中的人物越多，使用就越複雜（徐赳赳，2003），因此學習者不確定以代詞或零代詞能否清楚表達，可能選擇使用名詞回指。

4.4 小結

透過上述的分析討論，我們嘗試回答本論文的三個研究問題：

- 第一，韓籍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情況是否受韓語影響，使用得比非代詞脫落語言為母語的英語組學習者更接近漢語母語者？
- 第二，韓籍學習者對位階較高的指稱對象指稱回指的習得情況是否會受母語影響，相對於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較少使用代詞回指，較常使用名詞或零代詞回指？
- 第三，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人稱指稱回指形式選用是否隨程度提升而產生不同變化？或有不同的使用特色？

針對第一個問題，從 4.1 的分析討論中，整體而言，韓籍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頻率比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高，雖然使用的比例不比漢語母語者的多，表示韓籍學習者也有零代詞使用不足的問題，不過從兩組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比例都是隨程度提升而增加，以及在 B2 時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的零代詞都是韓

語組比英語組高這兩點來看，我們認為 Kellerman (1983) 的心理標記理論能合理地解釋，也就是或許在 B1 程度韓籍學習者的心理標記中，韓語的零代詞可能是相對有標的，即韓籍學習者可能心裡認定韓語的省略是相對特別的、不規則的，或是比較不典型的用法，所以即使漢語也是完全代詞脫落的語言，母語遷移也不容易發生；而學習者對於母語和目標語間的心理距離，以及對母語的心理標記，都可能隨著第二語言程度提升而改變，所以到了 B2 程度時，學習者對母語的心理標記可能改變了，因此產生了母語遷移，所以韓語組零代詞用得比英語組多。

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從 4.3 的分析討論中，可以發現兩組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不論指稱對象為高階或中階的人物，回指形式選用的比例皆為代詞回指最多，名詞回指次之，其次為零代詞，可見 B1 的學習者多傾向以名詞和代詞回指，從這點來看，韓籍學習者並沒有因為在韓語中通常以名詞回指指稱對象為高階的人物，就比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用了更多名詞回指，不過從韓語組多使用代詞「您」，英語組則大多使用代詞「你」來看，我們認為兩組學習者名詞回指比例差不多的原因可能是，韓籍學習者認為漢語的代詞「您」，就好比韓語的敬語，因此過度泛化地認為不需要以名詞回指，只要反覆用代詞「您」回指也能符合禮貌原則。此外，我們觀察到只有在指稱對象為高階人物時，B1 韓語組的零代詞比例明顯較英語組的高，且相對的，代詞回指的比例較英語組的低，因此推論韓籍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可能受母語語用影響，所以相對於英語組，較不傾向選用代詞回指，故零代詞用得明顯比英語組多。而指稱對象為中階的部分，兩組學習者 B2 程度的名詞回指皆比 B1 多，且多集中於第三人稱，我們發現文本的特性也會影響學習者回指形式的表現，漢語的第三人稱回指複雜度與篇章中的人物成正比（徐剋剋，2003），因此學習者不確定能否以代詞回指或零代詞清楚表達語義時，就會選擇使用名詞回指。

最後是第三個研究問題，我們根據 4.1 和 4.2 的分析討論中，按人稱別討論韓籍學習者不同程度的指稱回指形式選用變化。首先，在代詞回指的部份，學習者第一人稱代詞回指選用頻率會隨程度提升而減少，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則

會隨程度提升而增加，而代詞多用的偏誤大多集中於 Z/P（零代詞誤用為代詞回指），不過符合我們的預期，這類偏誤會隨程度提升而減少。接著是零代詞的部份，學習者的零代詞選用都會隨程度提升而增加，顯示隨著程度提升學習者於篇章中運用零代詞的能力也跟著提升了，不過也因此出現了過度泛化的現象，零代詞多用的偏誤和我們預期的不同，不減反增，呈現升高的趨勢，此類偏誤大多集中於 P/Z（代詞回指誤用為零代詞），可見漢語代詞和零代詞用與不用的複雜性對學習者而言不易掌握。最後是名詞回指的部份，學習者的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名詞回指都隨程度提升而增加，我們認為原因與文本特性有關，在第一人稱的部份，韓籍學習者受母語影響，習慣以「我們+群體名稱」回指包含自己在內的團體，而在 B2 文本中才有代表群體寫信的任務，因此第一人稱的名詞多用偏誤也隨之增加，而第三人稱則與前述篇章中的人物複雜度有關，也因此學習者名詞多用的偏誤多集中於第三人稱。



第五章 結論

本章共有三節，首先，在 5.1 總結本研究的結果；接著，於 5.2 先參考前人對漢語篇章回指相關的教學建議，再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提出教學建議；最後，5.3 說明本研究的不足和可改進之處，並提出後續研究建議。

5.1 研究總結

本研究從語言類型與母語遷移的觀點出發，探討韓籍學習者的人稱指稱回指使用，利用 TOCFL 學習者語料庫觀察了 B1 和 B2 的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學習者的人稱指稱回指使用，研究總結如下：

第一，儘管在類型學上韓語和漢語都是完全代詞脫落的語言，但是與對比分析假設所預測的學習困難度不同，相對於漢語母語者，韓籍學習者和英語為母語學習者一樣，都有零代詞使用不足的問題，而雖然兩組學習者的零代詞使用比例都隨程度提升而上升，不過在 B2 程度時，韓籍學習者的零代詞明顯用得比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多，因此我們根據 Kellerman (1983) 的心理標記理論，推論在 B1 韓籍學習者的心理認知中，韓語完全代詞脫落的語言特徵，可能是相對有標的，因此母語遷移不容易發生，不過到了 B2 程度時，學習者對母語的心理標記可能改變了，因此產生了母語遷移。

第二，根據中介語理論的觀點，學習者建立語言系統是介於母語和目標語間的過渡性語言系統，我們預期中介語會隨著程度提升逐漸趨近目標語系統。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學習者的第一人稱代詞回指，會隨程度提升而減少，選用比例越來越接近漢語母語者，且整體代詞多用的偏誤率雖然都是兩組學習者的第一名，但會隨著程度提升而減少，符合我們的預期。而兩組學習者的零代詞回指雖然會隨程度提升而增加，比例越來越接近漢語母語者，但是零代詞多用的偏誤率卻是不減反增，顯見漢語代詞和零代詞用與不用的複雜性對學習者而言實屬難點。最後是名詞回指的部份，我們觀察到學習者第一人稱名詞多用的偏誤率都有隨程度提升而升高的趨勢，觀察語料後發現學習者在指稱包含自己在內的群體時，可能受母語影響，韓籍學習者會反覆以「我們+N」回指，英

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則是直接以該群體的名稱回指，此外，從英語組的名詞回指偏誤率整體比韓語組的高，且都是 B2 的偏誤比 B1 多這兩點來看，我們推論在名詞回指的習得上英語組較韓語組需要更長的時間。

第三，在韓語的禮貌原則中，對於指稱對象位階較高者，通常會避免以代詞回指，多以名詞或零代詞回指，因此本研究統計了在韓語中應以敬語指稱的對象回指形式選用情況，研究結果發現兩組學習者在 B1 程度時，多以名詞和代詞回指，但韓籍學習者使用的代詞通常是「您」，而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通常會使用「你」回指，我們進一步觀察數據以後發現，只有在指稱對象為高階時，B1 韓語組的零代詞明顯高於英語組，且相對的，代詞回指也明顯低於英語組，可見母語的語用原則，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影響學習者使用第二語言的方式。

5.2 教學建議

本節整理了篇章回指的教學相關研究文獻，並根據本研究結果提供一些粗淺的教學建議。

宋如瑜（2008）針對中、高級華語學習者提出零代詞的教學建議，認為在第二語言教學時，教師位學習者建立的目標語規則必須符合邏輯、在認知上是可理解的，且須記憶的規則不能太多，若能提供典型、好記的例子是最好的方法，因此根據上述原則，將漢語的零代詞使用歸納成四大原則：

表 5-1 零代詞的使用機制（宋如瑜，2008）

規則	記憶口訣	例子
承前省	前面說了，後面不必說。	王明今年十五歲， \emptyset 住在金魚胡同。 $(\emptyset$ ：王明)
蒙後省	後面會說，前面不必說。	\emptyset 離開父母之後，王明就沒有靠山了。 $(\emptyset$ ：王明)
當前省／	你知我知，不說也清楚。	A： \emptyset y 去哪？

共知省		B: Ø _i 去吃飯, Ø _{i+y} 一塊去吧! (Ø _y : 你; Ø _i : 我)
泛指省	人人有分, 所以不說了。	前有落石, Ø 儘速通過。 (Ø: 過路者)

陳俊光 (2008) 按教學語法的累進性原則考量句法複雜度、語義複雜度以及篇章語用功能, 將華語指稱中的代詞和零代詞選用分成四個教學階段, 首先, 階段一: 引用宋如瑜 (2008) 的零代詞四大使用機制, 並指出在此階段可搭配與學習者母語對比的方式, 讓學習者瞭解異同處; 階段二: 舉例說明介賓代詞、兼語代詞、子句主語代詞以及連詞前後代詞不能省略, 讓學習者瞭解指稱回指的句法制約; 階段三: 學習指稱回指的語義制約, 舉例說明哪些情況下為了避免指稱混淆、不明而不得使用零形回指; 階段四: 學習代詞和零代詞的篇章語用功能, 零形回指是用來標記同一事件主題鏈中的連續動作; 人稱代詞則是用來標記事件的轉變。

吳佳容 (2013) 按學習者的程度提出不同的教學建議, 首先, 初級學習者可以透過學習如何正確標示「逗號」和「句號」練習判斷話題鏈; 接著, 中級學習者可以開始練習連接話題鏈、刪除代詞、使用零代詞; 高級學習者具備較完整的詞彙與法概念, 因此可以學習漢語的各種指稱回指形式制約原則。

林靚曄 (2015) 認為在學習初期應強調漢語的零代詞和主題句的特色與用法, 後期除了說明小句、話題鏈、段落的銜接手段不同之外, 也應注意學習者是否有過度類化導致零代詞多用的現象, 並按學習者的程度提出教學建議, 首先, 初級學習者應練習認識話題鏈與零代詞, 接著, 中級學習者應練習上述回指銜接手段的用法, 最後, 高級學習者應學習小句中使用名詞或代詞回指的條件, 即標記事件轉換和避免指稱混淆。

除了上述建議之外, 也可參考本研究對不同程度學習者的教學建議, 首先, 從在初級程度時, 我們認為應該先建立漢語篇章銜接的概念, 有鑑於 A1 程度的華語教材, 課文多以對話呈現, 且一句話最多不超過 3 個小句, 因此在

A1 程度時，可以練習以零代詞連接小句，如例 (90)；而 A2 程度的教材，除了課文對話練習的小句銜接變長之外，也開始出現了短文閱讀，因此在 A2 程度時，除了零代詞銜接小句之外，也應該開始學習以代詞銜接話題鏈，如例 (91)、名詞銜接段落，如例 (92)。

(90) 你要是星期日有空，你就跟我去旅行吧！

= 你要是星期日有空，**Ø**就跟我去旅行吧！

(取自《當代中文課程一》)

(91) 如玉的朋友美美從法國回台灣來玩兩個禮拜，**她**先從歐洲坐飛機到越南，再轉機到台灣。(取自《當代中文課程二》)

(92) 如玉的朋友美美從法國回台灣來玩兩個禮拜，…… (第一段結束)。

(第二段開頭)美美覺得台北的交通非常便利，…… (第二段結束)。

(第三段開頭)美美住在法國東部，……。(取自《當代中文課程二》)

接著，在中級程度時，提供具體的回指形式選用制約原則，在 B1 程度給予能以具體的連接詞或時間詞判斷的制約原則，如：遞進關係的「於是...」，如例 (93)，轉折關係的「可是」，如例 (94)，以及敘述時間改變的時間詞，如例 (95) 等；在 B2 程度時，提供避免造成指稱混淆或指稱不明的原則，這部分除了前人研究所述的篇章中出現兩位以上的人物時，通常使用名詞回指之外，也應該引導學習者注意單、複數形式的代詞回指，以及漢語代詞的性別區分，避免造成語義混淆，如例 (96) (97)，或過度追求語義明確而導致名詞回指多用的情況，如例 (98)。

(93) 今天我要開車去台中，上網查詢路況，發現高速公路正在塞車，於是我決定不走高速公路。(取自《當代中文課程四》)

(94) 李文彥的叔叔原來是一位知名的大學教授，在學術界有很高的地位。

可是他一直想從政。(取自《當代中文課程三》)

(95) 他常聽到高橋談到台灣的人情味和美時，所以上個星期他趁放假來台灣旅行。(取自《當代中文課程三》)

(96) 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可以陪你們一起去。到台灣我勸你們去夜市逛街，吃美食。我覺得去夜市讓你們感到台灣的氣氛。還有台灣很有名美味的食物，可能你想吃的東西什麼都有！(L1-韓-B1)

(97) 我覺得他懷疑妳也不是惡意的，只是那樣懊惱的事情使他懷疑周圍的人，所以你去坦白地跟他說吧!也許，她也現在在後悔無緣無故地懷疑你呢。(L1-韓-B2)

(98) 因為我跟我的女朋友是台灣政府邀請獎學生，所以我跟我的女朋友 [P3/N\M]在韓國台灣辦事處第一次見面。那時候，因為有一位老師告訴我們[P1]；我跟我的女朋友 [P3/N\M]的學校一樣(L1-韓-B1)

最後，C1 和 C2 的高級程度學習者，能學習比較抽象的回指形式選用原則，例如內外轉變、對比焦點、整體一部分關係等，無法從具體的詞彙中判斷的規則，如例 (99)、(100)、(101)。

(99) 我前往頂好超市找老闆，相關人士卻將我堵在門口外，時在是雪上加霜，火上加油(描述外在行為)。當時 Ø [P1/Z\D] 心情除了憤怒、擔心，其實 Ø 也很難過(描述內在的心情)(L1-英-B2：內外轉變)

(100) 因為我有一位偉大的知心好友，他 [P3\L] 在黑社會當角頭當很久了，他 [P3\L] 人很好(L1-英-B2：對比焦點)

(101) 我看到一位小姐。我覺得她 [P3\M] 真的很漂亮。…… 她 [P3\M\D] 的臉圓圓的，她 [Z/P3\M\D] 的鼻子高高的，……。 她 [P3\M] 不怎麼高，Ø [Z\M] 很瘦。(L1-韓-B1：整體一部分關係)

另外，根據心理標記理論 (Kellerman, 1983)，我們得知在學習第二語言

時，對目標語語言系統的認識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忽略學習者對自己母語的認明明確與否，因為那也是影響目標語習得過程中產生正、負遷移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們認為在每個階段的教學中，都必須給予例句和明確的原則與指示，引導學生檢視母語和目標語間零代詞使用的異同。

5.3 研究限制與建議

首先說明研究限制，在語料方面的限制，本研究為了觀察第二人稱回指，採用書信文體的語料，不過在分析過程中發現書信文體中能觀察到的第三人稱回指有限，此外也受到寫作任務設定的影響，無法控制第二和第三人稱指稱對象的位階，因此在 B2 英語組語料中沒有指稱對象為中階的第二人稱語料，建議未來研究時可採用多種不同文體的語料。接著是分析方面的限制，第一，本研究僅觀察中介語語料，並未觀察漢語母語者的語料，因此在 4.1 討論結果時採用前人的研究結果作為漢語組，不過前人的標記標準是否和本研究的一致不得而知，此外，本研究沒有蒐集到第二人稱的漢語組，所以無法比較學習者的第二人稱回指和漢語母語者的差異，建議未來可蒐集漢語母語者的書信語料，研究漢語母語者的第二人稱回指。第二，本研究並未標記學習者所違反的各項制約原則，因此無法得知學習者的主要偏誤是受到話題延續性、值得注意度還是回指距離長短影響，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學習者違反的制約原則標記，統計導致學習者偏誤的主要原因。

接著提出後續研究建議，根據本研究的結果，第一，能看出韓籍學習者的漢語回指形式選用受韓語語用的影響，同理，漢語的回指形式選用除了受句法影響外也會受語用的影響，例如指稱對象的地位、為了表示關係親近時等，目前針對漢語篇章回指的研究，從語用角度出發的研究比較少，且大部分的研究多專注於代詞回指和零代詞，因此後續研究或許能嘗試探討在哪些語用條件下會觸發漢語母語者放棄代詞回指，使用名詞回指。第二，我們發現文本的內容，例如：包含幾位第三人稱指稱的人物，也會影響學習者的回指形式選用，

因此後續研究或許能針對寫作文本的內容與性質進行更細緻的分類與標記，觀察文本內容如何影響學習者的回指形式選用。



參考文獻

- 元華 (2006)。韓國留學生自我介紹文的“中介語篇”分析。《語言文字應用》，S2，98-101。
- 王紅廠、申秀熹 (2015)。基於平行語篇的韓漢語名詞回指定量分析。《東北亞外語研究》，3 (4)，47-50。
- 白水振、金立鑫、白蓮花 (2014)。漢韓語主語省略的類型學分析。《邵陽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3，17。
- 江凡 (2015)。淺談韓語第二人稱的分類、用法及使用範圍。《青年文學家》，12Z，103-105。
- 吳佳容 (2013)。《華語第三人稱回指分析—以母語者與英、日語背景學習者為例》。碩士學位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臺北。
- 宋如瑜 (2008)。零代詞的“省略”—一個實境取向的教學探索。《中原華語文學報》，1，119-141。
- 李玉英、曾祥宏 (2011)。演講語篇中的英漢指稱銜接手段對比分析—以歐巴馬就職演說詞為例。《長春師範大學學報》，(9)，97-101。
- 李崇、王沖 (2011)。英漢政治演講語篇中人稱指稱對比研究—以 24 篇英漢政治演講語篇為例。《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 (3)，96-102。
- 李櫻 (2012)。《語用研究與華語教學》。新北市：正中書局出版。
- 杜豔冰 (두염빙)，(2012)。漢語的名詞照應、人稱代詞照應與零形式照應—以與韓國語的比較為中心。《中國文學 (중국문학)》，70，395-413。
- 肖奚強 (2001)。外國學生照應偏誤分析—偏誤分析叢論之三。《漢語學習》，1，50-54。
- 肖奚強 (2011)。漢語中介語研究論略。《語言文字應用》，2，109-115。
- 肖奚強、金柳廷 (2009)。韓國學生漢語代詞照應偏誤分析。《中國文學誌》，30，235-246。
- 周曉芳 (2011)。歐美學生敘述語篇中的回指習得研究過程。《世界漢語教學》，25

(3), 422-432。

林靚曄 (2015)。母語為法語之漢語學習者的跨級別作文語料偏誤分析—以零回指、是字句、限定成分為例。碩士學位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臺北。

侯民吉 (2011)。二語習得研究中的對比分析，錯誤分析和中介語理論。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2 (3)，159-162。

徐赳赳 (1990)。敘述文中“他”的話語分析。中國語文，5，325-337。

徐赳赳 (2003)。現代漢語篇章回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徐菲菲 (2013)。《圍城》中第三人稱指稱銜接的英漢對比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科版，26 (5)，95。

徐開妍、肖奚強 (2008)。外國學生漢語代詞照應習得研究。語言文字應用，4，118-125。

晁娜 (2015)。中韓人稱代詞的對比研究。考試週刊，63，22-23。

茹意 (2012)。淺析中韓第二人稱代詞。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S1，163-166。

高寧慧 (1996)。留學生的代詞偏誤與代詞在篇章中的使用原則。世界漢語教學，2，60-70。

張莉萍 (2013)。TOCFL 作文語料庫的建置與應用，載於崔希亮、張寶林 (主編)，第二屆漢語中介語語料庫建設與應用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 (頁141-152)。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張莉萍 (2013)。漢語詞彙語法的學習者特徵：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下的分級。博士學位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臺北。

曹秀玲 (2000)。韓國留學生漢語語篇指稱現象考察。世界漢語教學，4，77-83。

梁茂成、李文中、許家金 (2010)。語料庫應用教程。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章欣 (2008)。華語篇章銜接手段教學初探。華語文教學研究，5 (2)，69-88。

- 許餘龍 (2000)。英漢指稱詞語表達的可及性。《外語教學與研究》，5，321-328。
- 陳平 (1987)。華語零回指的話語分析。《中國語文》，200，363-378。
- 陳俊光 (2008)。漢語第三人稱代詞的篇章功能：漢語不使用零代詞的機制。《華語文教學研究》，5 (2)，1-46。
- 陳俊光 (2011)。《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修訂版)》。臺北市：文鶴出版社。
- 陳晨 (2005)。英語國家學生中高級漢語篇章銜接考察。《漢語學習》，1，66-72。
- 陳翠珠 (2013)。《漢語人稱代詞考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 曾麗娟 (2012)。中級水準韓國留學生漢語語篇回指偏誤分析。《海外華文教育》，4，367-377。
- 楊春 (2004)。英語國家學生初級漢語語篇照應偏誤考察。《漢語學習》，3，62-66。
- 廖秋忠 (1986)。現代漢語篇章中的指同表達。《中國語文》，2，88-96。
- 熊學亮 (1999)。《英漢前指現象對比》。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趙宏、邵志洪 (2002)。英漢第三人稱代詞語篇照應功能對比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文雙月刊》，34 (3)，174-179。
- 蔡美智 (2010)。華語篇章銜接偏誤類型—以日本學習者為例。《華語文教學研究》，7 (3)，31-53。
- 諸同鎬 (2004)。漢語韓語中敬語和表尊敬代詞的比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357-358。
- 鄧守信 (2009)。《對外漢語教學語法》。臺北市：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鄧守信 (2015)。《當代中文課程 1》。聯經出版公司：台北市。
- 鄧守信 (2015)。《當代中文課程 2》。聯經出版公司：台北市。
- 鄧守信 (2016)。《當代中文課程 3》。聯經出版公司：台北市。
- 鄧守信 (2016)。《當代中文課程 4》。聯經出版公司：台北市。
- 鄭冬臨 (2007)。中介語錯誤分析和外語教學。《US-China Foreign Language》，5 (12)，15-19。
- 魯健驥 (1992)。偏誤分析與對外漢語教學。《語言文字應用》，1，1。

- 闕河嘉、陳光華 (2016)。庫博中文獨立語料庫分析工具之開發與應用。載於在項潔 (主編), *數位人文研究與技藝第六輯* (285-313 頁)。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魏義禎 (2017)。韓漢篇章回指對比研究。北京市: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Ariel, M. (1990). *Assessing noun-phrase antecedents*. London: Routledge.
- Brown, H. D. (2007).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5th ed.)*. White Plains, N.Y: Pearson Longman.
- Cao, F. (1979).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discourse analysis (Vol. 3)*. Taipei: Student Book.
- Chen, Ping. (1986). *Referent introducing and tracking in Chinese narratives*. Thesis (Ph. 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Corder, S. P.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IRAL-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5(1-4), 161-170.
- Corder, S. P. (1971). Idiosyncratic dialects and error analysis. *IRAL-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9(2), 147-160.
- Eckman, F. R. (1977). Markedness and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Language learning*, 27(2), 315-330.
- Givón, T. (1983). *Topic continuity in discour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Huang, Y. Q. (2017). *The Role of L1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 Study of Kellerman's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fer*. In 2016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Management Engineering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CEMEET 2016). Atlantis Press.
- James, C. (1980). *Contrastive Analysis*. New York: Longman.
- Jin, H. G. (1994). Topic-prominence and subject-prominence in L2 acquisition: Evidence of English-to Chinese typological transfer. *Language Learning*, 44(1), 101-122.
- Kellerman, E. (1979). Transfer and non-transfer: Where we are now.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1), 37-57.

Kellerman, E. (1983). Now you see it, now you don't. *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ning*, 54 (12), 112-134.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i, C. N. & Thompson, S. A.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C.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pp. 457-4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中文摘譯：李谷城，(1984)。主語與主題——一種新的語言類型學。《*國外語言學*》，2，38-44。)

Li, C. N. & Thompson, S. A. (1979). Third-Person Pronouns and Zero-Anaphora in Chinese Discourse in *Discourse and Syntax*. *Syntax and Semantics Ann Arbor, Mich.*, 12, 311-335.

Li, C. N. & Thompson, S. A.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 Ing Cherry. (1985). *Participant anaphora in Mandarin Chinese*. Thesis (Ph. D.). University of Florida.

Li, Xiaoshi. (2014). Variation in subject pronominal expression in L2 Chines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6(1), 39-68.

Nemser, W. (1971). Approximative system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IRAL-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9(2), 115-124.

Oller Jr, John W. & Ziahosseiny, Seid M. (1970).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and spelling errors. *Language learning*, 20(2), 183-189.

Polio, C. (1995). Acquiring nothing The use of zero pronouns by non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nominal referenc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7(3), 353-377.

Prator, C. (1967). *Hierarchy of difficulty*. Unpublished classroom lec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Richards, J. C. (1974). A non-contrastive approach to error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72-188.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RAL-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0(1-4), 209-232.

Wardhaugh, R. (1970).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TESOL quarterly*, 123-130.

Whitman, R. L. & Jackson, K. L. (1972).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Language learning*, 22(1), 29-41.

Xie, Tianwei. (1992). Topic-controlled deletion in topic chains in Chinese: A comparison between natives speakers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8(3), 21-31.

Xu, Y. L. (1995). *Resolving Third-person Anaphora in Chinese Texts: Towards a Functional-Pragmatic Model*. Thesis (Ph.D.).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Zobl, H. (1984). Cross-language generalizations and the contrastive dimension of the interlanguage hypothesis. *Interlanguage*, 79-97.

網路文獻

送華語到世界，107年華語中心產業分析快訊二—來臺華語生分析，2019年9月30日，檢自 https://ogme.edu.tw/Home/worMd_detaiM/1510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測驗介紹，2019年11月7日，檢自 <https://www.sc-top.org.tw/chinese/WT/test1.php>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寫作測驗文宣，2019年11月7日，檢自 https://www.sc-top.org.tw/downMoad/TOCFM_writing.pdf